

序

小道之中切於民生日用者醫卜二端而已卜者寧不可憑而可憑醫者寧可憑而不可憑者也蓋卜之為道布策開兆毫無據依而萬事萬物之隱微變態俱欲先知洞察此寧不可憑者也然驗者應若桴鼓不驗者背若氷炭愚夫愚婦皆能辨其技之工拙也若醫之為道辨症定方彰、可考薑桂入口即熱苓連下咽知寒已黃必瀉參朮必補莫不顯然但病無即愈即死

之理症有假熱假寒之異上下殊方六經異治
先後無容顛越輕重不得倒施愈期有久暫之
數傳變有淺深之別或藥不中病反有小效或
治依正法竟無近功有效後而加病者有無效
而病漸除者有藥本無誤病適當劇即歸咎于
藥者有藥本大誤其害未發反歸功于藥者病
家不知也醫者亦不知也因而聚訟紛紜遂至
亂投藥石誰殺之誰生之竟無一定之論此家
無憑者也事既無憑則技之良賤何由而定曰

有之世故熟形狀偉勦說多時命通見機便捷
交遊推獎則為名醫殺人而人不知也知之亦
不怨也反此者則為庸醫有功則曰偶中有咎
則盡歸之故醫道不可憑而醫之良賤更不可
憑也若趙養葵醫貫之盛行于世則非趙氏之
力自能如此也晚邨呂氏負一時之盛名當世
信其學術而并信其醫彼以為是誰敢曰非况
祇記數方遂傳絕學藝極高而功極易效極速
而名極美有不風行天下者耶如是而殺人之

術遂無底止矣嗚呼為盜之害有盡而賞盜之
害無盡蓋為盜不過一身誅之則人盡知懲賞
盜則教天下之人胥為盜也禍寧有窮哉余悲
民命之所關甚大曰擇其反經背道之尤者力
為辨析名之曰醫貫砭以請正于明理之君子
冀相與共弭其禍雖甚不便于崇信醫貫之人
或遭謗黷亦所不惜也乾隆六年二月既望泗
溪徐大椿題

醫貫砭卷上

吳江徐靈胎洄溪著

男 熾鼎和校

十二官論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

失也故主明則下安

主明主字緊頂上文主字
來下文何得云別有一主

以此養生

則壽歿世不殆以為天下大昌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
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為天下者其宗
大危戒之戒之至道在微變化無窮孰知其原窘乎哉消
者瞿瞿孰知其要閔閔之當孰者為良恍惚之數生於毫
釐毫釐之數起於度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
形乃制

此書專為八味六味而作欲表章二方必先講明
所以然之故徧閱經文並無其說只有心主之官

一語又是斷斷不可用二方者只得將命門二字增
入然後二方可為十二官之主藥其作偽之心如此

玩內經註文即以心為主愚謂人身別有一主非心也

開口

即闢內經此
乃邪說之根 謂之心主之官當與十二官平等不得獨尊

心之官為主若以心之官為主則下文主不明則十二官

危當云十一官矣此理甚明何註經者昧此耶明明說君主則極尊

之稱矣何以不得尊之其曰十二官危者蓋主不明則心亦自病也若曰十一官則主不明之病反不在內於義為不備

矣 蓋此一主者氣血之根生死之關十二經之綱維也

或問心既非主而君主又是一身之要然則主果何物耶

何形耶何處安頓耶余曰悉乎問也若有物可指有形可

見人皆得而知之矣惟其無形與無物也故自古聖賢因

心立論而卒不能直指其實因心立論仍是說心不是說命門也據爾言則從古聖賢

命門也據爾言則從古聖賢

當以命門立論矣

孔門之一貫上紹精一執中之統惟曾子子貢

得其傳而二子俱以心悟而非言傳也設以言傳當時門

人之所共聞不應復有何謂之問也後來子思衍其傳而

作中庸天命之性以中為大本而終於無聲無臭孟子說

不動心有道而根於浩然之氣而又曰難言也

人因外感內傷而生

疾病用草木金石之藥補之瀉之寒之熱之以調其氣此

乃極平常之理偏要說到四書六經談性談命傳道等語

與疾病何涉即內經所云司天運氣義極精微

亦不過指六淫之氣感人耳何嘗大言欺人耶老氏道德

經云谷神不死是曰玄牝玄牝之門造化之根又曰恍恍

惚惚其中有物佛氏心經云空中無色無受想形識無眼

耳鼻舌身意又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夫一也中也性也
浩然也玄牝也空中也皆虛名也不得已而強名之也立
言之士皆可以虛名著論至於行醫濟世將以何味的爲
君主之藥而可以綱維一身之疾病耶

此段乃其邪說之所從出其云一貫

大本難言萬法歸一皆暗指命門爲言則古聖賢道統之
傳並與心上毫無干涉祇是傳此腎中命門之訣而入味
六味二方乃是一貫大本難言萬法歸一之補藥此等怪
論自開闢以來未之或有小人之欺世至於此極而粗通
文理之人觀之不但不怪且以此人
爲真知孔孟之學者亦大可怪矣

腎有二精所舍也生於脊膂十四椎下兩旁各一寸五分
形如豇豆相並而曲附於脊外有黃脂包裹裏白外黑各

有帶二條上條係於心包下條過屏翳穴後趨脊骨兩腎俱屬水但一邊屬陰一邊屬陽越人謂左為腎右為命門

非也命門即在兩腎各一寸五分之間

此本舊說然亦影響杜撰之語與內

經全不合也

當一身之中易所謂一陽陷於二陰之中內經云

七節之旁有小心是也名曰命門是謂真君主

內經何不言命門者

君主之官耶

乃一身之太極無形可見

既云小心何以無形

兩腎之中是

其安宅也

按內經並無命門之說惟靈樞根結篇云太陽根起於至陰結於命門命門者目也衛氣篇亦

云命門者目也素問陰陽離合論云太陽根於至陰結於命門王啓玄註云命門者藏精光照之所則兩目也經文

所指命門皆以目言蓋以目為五藏六府精氣所注故曰命門又門者出入開闔之地目之精光內瑩外照而啓閉

隨時於門字義為切若腎中一點真陽而謂之門義亦不合其右旁有一小竅即三焦

內經明云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乃指腎旁小竅杜撰不倫三焦者是其臣使之官

經云三焦者決瀆之官臚中者臣使之官前段明明引過今乃以三焦為命門臣使之官何顛倒如是稟命

而行周流於五藏六府之間而不息名曰相火相者言如

天君無為而治宰相代天行化此先天無形之火與後天

有形之火不同決瀆之官如何代天行事且命門而指為天君尤為支離其左旁有一

小竅乃真陰真水氣也亦無形火無形猶可水如何說無形且真字乃對假而言以

三焦及此竅為真火真水將心火腎水為假火假水耶且前竅名三焦此竅又名何物耶上行夾脊至

腦中為髓海泌其精液注之於脈以榮四末真陰之氣所泌者何物之

精液且何以見得必從髓海中到四末

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亦隨相火

潛行周身與兩腎所主後天有形之火不同

按靈樞營衛生會篇論中

焦云此所受氣者必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故獨得行於經隧命口營氣又云上焦亦與營俱行於陽二十五度行於陰二十五度一周也經文鑿鑿皆指營氣而言今乃移作腎中水氣杜撰不倫顛倒錯亂真謬語也但命門無形之火在兩腎有形之中為

黃庭

無形之火前指三焦今又指命門

故曰

是誰

五藏之真惟腎為根

腎

五藏之真何物為五藏之假耶

褚齊賢云人之受胎始於任之兆惟命門

先具有命門然後生心心主血有心然後生肺肺主皮毛

有脾然後生腎腎主骨髓有腎則與命門合二數備是以

腎有兩岐也

前云命門在中腎在兩旁今又引腎與命門合為二仍是左右對待之義前後支離如此

可見命門為十二經之主腎無此則無以作強而伎巧不

出矣膀胱無此則三焦之氣不化而水道不行矣

膀胱與三焦鑿

然兩府云膀胱無命門則三焦不化如何接續

脾胃無此則不能蒸腐水穀而五

味不出矣肝膽無此則將軍無決斷而謀慮不出矣大小

腸無此則變化不行而二便閉矣心無此則神明昏而萬

事不能應矣

將君主之官亦退而聽命於命門尚足當君主之稱耶

此所謂主不明

則十二官危也

此所謂三字竟鑿然以內經亦以命門為主無忌憚已極

余有一譬焉

譬之元宵之鰲山走馬燈拜者舞者飛者走者無一不具

其中間惟是一火耳火旺則動速火微則動緩火熄則寂

然不動而拜者舞者飛者走者軀殼未嘗不存也

走馬燈中之物

皆是死物所以惟恃火氣衝突機關而動若五藏六府各

有生氣豈專恃命門耶惟其視五藏六府皆為死物所以

後文別無治五藏六府之方專恃一八引莊子語亦與上文不接故曰汝身非汝所

有是天地之委形也引莊子語亦與上文不接余所以諄諄必欲明此

論者欲世之養身者治病者的以命門為君主而加意於

火之一字養身補火已屬偏見况治病必視其病之所由生而一味補火豈不殺人乎夫既曰

立命之門火乃人身之至寶何世之養身者不知保養節

欲而日夜戕賊此火

不節欲亦非專於戕賊此火倘以斷喪之人一概補陽又為殺人之術矣

既病矣治病者不知溫養此火而日用寒涼以直滅此火

焉望其有生氣耶治法多端原不是專用寒涼亦不是專於補火也經曰主不明

則十二官危以此養生則殃戒之戒之余今直指其歸元

之路而明示其命門君主之火命門竟指為君火真千古之怪論乃水中

之火相依而永不相離也永不相離何以有上越之病耶火之有餘緣真

水之不足也毫不敢去火只補水以配火壯水之主以鎮

陽光上文俱為八味作地步又恐遺却六味此處忽然轉出水不足之論邪說害人其苦心亦如此所謂作偽

心勞也火之不足因見水之有餘也水有餘之病不知是何形象若是虛寒等證不

得為水之有餘若是水腫等證亦不得專於補火總是欺人之大言殺人之捷徑耳亦不必瀉水就

於水中補火益火之原以消陰翳所謂原與主者皆屬先天無形之妙非曰心爲火而其原在肝腎爲水而其主屬肺蓋心脾腎肝肺皆後天有形之物也須以無形之火配無形之水直探其君主之穴宅而求之是謂同氣相求

文理

不斯易以入也所謂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也若夫風寒暑

濕燥火六者入於人身此客氣也非主氣也主氣固客氣

不能入

六淫未入之先專一用補服八味六味無甚害若六淫既感邪已傷正仍一概用二方則非補主氣

反補邪氣矣能不殺人耶且無病之人亦何必服藥既服藥則必視人之氣體如何而後製方亦何得專用二方也

今之談醫者徒知客者除之漫不加意於主氣何哉縱有

言固主氣者專以脾胃為一身之主焉知坤土是離火所

生而艮土又屬坎水所生耶

命門既是大極何以又屬坎若以坎論則坎水固屬腎而

離火又屬心仍不關乎命門矣

明乎此不特醫學之淵源有自聖賢道統

之傳亦自此不昧

將命門為道統言之自覺無恥耶

而所謂一貫也浩然

也明德也

假如孔子云參乎吾道是火孟子云吾善養吾火大學云在明明火豈不絕倒耶

玄牝

也空中也太極也同此一火而已

太極是一團火有是理耶

為聖賢為

仙為佛不過克全此火而歸之耳小子之一論闡千古之

未明見者慎勿以為迂

仙佛我不能知若全此火即為聖賢真乃千古之怪論宜其自稱為

闡千古之未明也。此篇之論專為盡天下之病皆用八味而設便講出儒釋道三教之合一以見八味之不可不

用此等亂道無一字連貫稍通文理之人見之宜無不知其狂悖即使其醫道果精見此等議論亦并其醫道而疑之乃世之號為通文理者讀之反以為真知性命之理因此蓋信其醫學之精而入味竟不但為治病之藥實性命之所係一日不可廢者嗚呼吾憐趙氏尤憐讀趙氏之書而崇信之者其愚更勝趙氏百倍也

陽火 金

太極圖中之白圈相傳無二蓋陰陽未判謂之太極今於白圈之中先有黑白



土

陰水 木

二點為一陰一陽之象然後生出太極來則是易中該云易有兩儀是生太極矣太極圖可改則古聖之書何一不可改乎小人之無忌憚至於此極

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周子懼人之不明而製為太

極圖 無極而太極無極者未分之太極也

惟其未分所以為太極豈

有未分之時為無極已分之時為太極太極已分則陰陽矣尚得為太極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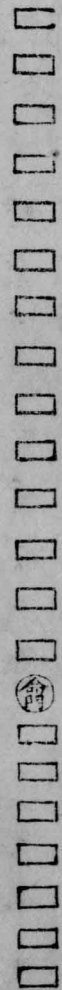
太極者已分之陰

陽也 既名陰陽則不可名太極矣蓋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豈有分爲陰陽而猶稱太極者性理之說原不足與此等無知妄人辨吾恐世之讀之者偶不經意卽爲所惑貽誤不小也

兩腎俱屬水左爲陰水右爲陽水

以右爲命門非也命門在兩腎中

○命門左邊小黑圈是真水之穴



右邊小白圈是相火之穴此一水

一火俱無形日夜潛行不息○兩



腎在人身中合成一太極

云兩旁俱是腎命門在中間雖非經旨而其言尚有影響
 至分左為陰水右為陽水又陰水為真水陽水為相火又
 左一黑圈為真水之穴右一白圈為相火之穴種種杜撰
 支離真屬謬語。按甲乙經脊骨十四椎下有命門穴臍
 下二寸亦有命門穴此穴名也非真有物如小心者在脊
 骨之內為太極也若穴而必有物可指將周身七百二十
 穴竟有七百二十如小心者耶

命門在人身之中對臍附脊骨自上數下則為十四節自

下數上則為七節內經曰七節之旁有小心是也

此句出素問刺

禁論云鬲肱之上中有父母七節之旁中有小心王註云
 小心謂真心神靈之宮室乃指心包言似得小字之意按
 靈邪客篇論云心者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邪勿能容
 也故諸邪之在心者皆在心之包絡可知心藏於內必有
 出入之處別有脂膜結聚於包絡之間形如小之似有七
 理鍼者中之即有害故在刺禁之列並非表明小心即命

門爲十二經之主也豈可因此刺禁中偶及之語遂以一部內經專爲小心立論而天下之病專治小心則無不愈乎卽晚村亦辨之云曰父母曰小心尊卑自見趙氏單摘此句是欲以小心爲父母之主也恐與經旨不合此晚村一隙之明也

或又問曰如上所言心爲無用之物耶古之聖賢未有不

以正心養心盡心爲訓

與醫病何干

而先生獨外心以言道恐

心外之道非至道也余曰子細玩經文自得之矣經曰神明出焉則所係亦重矣豈爲無用哉盍不觀之朝廷乎皇極殿是王者向明出治之所也乾清宮是王者向晦晏息之所也指皇極殿而卽謂之君身可乎蓋元陽君主之所

以為應事接物之用者皆從心上起經綸故以心為主至
 於棲真養息而為生生化化之根者獨藏於兩腎之中故
 尤重於腎其實非腎而亦非心也

云元陽為君身心是皇極殿腎是乾清宮是君

身在皇極殿則不在乾清宮在乾清宮則不在皇極殿其理甚彰然則元陽到心則有心火而無腎火到腎則有腎火而無心火有心火之時腎惟一團陰頑之氣有腎火之時心遂為空空蕩蕩之物向也以命門為主今又以命門之君主即心之君主心之君主即命門之君主而心與命門皆是空器皆非君主前後背繆真乃隨口亂道非其人
 有失心之疾者斷不至如此猖狂也晚村
 批云此段語甚活大抵呂氏之心先死也

呂氏評曰自許學士開補脾不如補腎之理薛院使因之

用八味六味通治各病

通治各病四字何等不通病是何物而可通治耶

趙氏

從薛氏發明其要一歸之命門一歸之八味益火二字乃

全書之宗旨也其提闡快當親切處有前此所未及者真

立齋之功臣矣

蘇氏所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正此之謂也

顧病機傳變

輾轉相因治法逆從淺深異用趙氏所言皆窮原反本之

論撥亂救弊功用甚大

各病有各病之本原各病有各病之偏弊若一概用八味一方則正

大亂之道矣

然以之治敗證則神效

敗證亦有補瀉寒熱虛實上下之不同若一概用八

味則八味直是起死之金丹矣

而以治初病則多踈蓋緣主張太過立言

不能無偏遂欲執其一說而盡廢諸法亦不可行也學者

識其指歸以明生化斡旋之機又當詳考古今立法相因

異用之故斯為十全若徒喜其直捷簡易以為高則鹵莽

滅裂天枉無窮亦非趙氏所以濟世之心也

此人直是欺世亦何嘗有

濟世之心且彼亦並不料世之盡為所欺至於如此之貽害量彼亦深悔於九原也

陰陽論

陰陽之理變化無窮不可盡述姑舉其要者言之夫言陰

陽者或指天地或指氣血或指乾坤此對待之理其實陽

統乎陰天包乎地血隨乎氣故聖人作易於乾則曰大哉

乾元乃統天於坤則曰至哉坤元乃順承天古人善體易

義治血必先理氣血脫益氣故有補血不用四物湯之謂

四物湯本為補血而設謂不得專用則可謂不用則不可如血虛發熱立補血湯一方

以黃芪一兩為君當歸四錢為臣氣藥多而血藥少使陽

生陰長又如失血暴甚欲絕者以獨參湯一兩頓煎服純

用氣藥斯時也有形之血不能速生幾微之氣所當急固

使無形生出有形血驟脫者氣亦隨之而脫勢極危殆故用補氣之藥以固之使不全脫然後漸

用補血之品以填之生之非謂一時之氣即能生血也即氣固之後仍當大補其血而以氣藥佐之亦非專補氣也

蓋陰陽之要原根於無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忽引老子語甚覺無

謂不倫生死消長陰陽之常度豈人所能損益哉聖人裁成

天地之化輔相天地之宜每寓扶陽抑陰之微權方復而

先憂七日之來未濟而預有衣衾之備血脫之後陰已大

全無陰而後已耶且既欲抑之又何必補氣以生之蓋

扶陽抑陰又是一義非補氣不補血之謂若云聖人扶氣

抑血成何語耶總之此人心理已絕凡所引證皆全

然不思隨口亂道本無足責所恨者崇信之人耳防未

然而治未病也現在血脫而將死此時救之不暇神農嘗

藥按陰陽而分寒熱溫涼辛甘酸苦鹹之辨凡辛甘者屬

陽溫熱者屬陽寒涼者屬陰酸苦者屬陰陽主生陰主殺

司命者欲人遠殺而就生甘溫者用之辛熱者用之使其

躋乎春風生長之域一應苦寒者俱不用神農本草上品

內經論司氣勝復宜寒宜熱亦相半歷古以來所傳養生

方中寒熱溫涼亦間雜互用此有目所共見乃敢肆然曰

一應苦寒俱不用此真喪心之語據所云則神農本草宜
只載溫熱諸品其餘俱編入毒藥條內禁用可也要之別
藥原是治病無病本不必服藥內經云五穀爲養五果爲
助五菜爲充毒藥攻邪凡藥用之不當而或太過皆有毒
故古人謂人參甘草皆能殺人惟六淫七情有偏勝則以
藥救之且內經云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溫者清之清者溫
之何等明白乃不問病之何因而一概禁寒用熱能不十
殺其五耶不特苦寒不用至於涼者亦少用蓋涼者秋氣也
萬物逢秋氣不長矣服藥原爲治病而設

並非藉以生長氣血也

天上地下陰陽之定位然地之氣每交於上天之氣每交
於下故地天爲泰天地爲否聖人參贊天地有轉否爲泰
之道如陽氣下陷者用味薄氣輕之品若柴胡升麻之類

舉而揚之使地道左旋而升於九天之上陰氣不降者用
感秋氣肅殺而生若瞿麥扁蓄之類抑而降之使天道右
旋而入於九地之下此東垣補中益氣湯萬世無窮之利

不必降也升清濁自降矣

動筆便自相背繆據云地天為泰天地為否則宜乎陽降而陰

升矣乃反欲升陽而降陰是欲反泰為否也據云瞿麥扁蓄降濁降陰於九地之下又云不必降也升清而濁自降矣種種背繆總是慣以大言欺人全不思其中義理所以如此須知轉否為泰何等關係而僅以升柴瞿麥扁當之本無是理且補中益氣湯不過因胃陽因濕下陷以此提出陽分耳不必著此大話頭也

年月日時皆當各分陰陽此其大略也獨甲子運氣內經
雖備言之往往不驗當時大撓作甲子即以本年本月本

日本時爲始統紀其數如此未必直推至上古甲子年甲

子月日時爲曆元也

將千古聖人不易之論竟決然斷定指爲無稽之談爾知上古甲子確是

何年何月大撓且不足憑誰爲可憑者耶小人之無忌憚固不足責讀者見此等荒唐而不駭亦有喪心之疾者也

內經特明氣運有如許之異民病亦有如許之別如此讀

內經者不可執泥譬如大明統曆選擇已定

竟將千古陰陽家言及選

擇祿命占候等書一味抹殺翻覺痛快細思之不能不啞然失笑也

可信乎不可信乎

陽一而實陰二而虛蓋陰之二從陽一所分故日秉全體

月有盈虧入之初生純陽無陰賴其母厥陰乳哺而陰始

生

如此說則小兒止有命門並無左腎直待乳哺足方生出左腎來蓋純陽無陰者謂小兒正當發生之時乘初

陽之氣生氣極旺猶如四時之春陽氣方張不必更助其陽非謂其體中全無陰氣也何得扯合

子二八而精始通六十四而精已竭女子二七而經始行

四十九而經已絕人身之陰止供三十年之受用可見陽

常有餘陰常不足

前段要扶陽抑陰此處又要扶陰抑陽總是隨口亂道

况縱慾者

多節慾者少故自幼至老補陰之功一日不可缺此陰字

指陰精而言不是泛言陰血今之四物湯補陰者誤也

補血

亦有時必用何以必不可補蓋補陰補血補精確是三項事補陰不專指精血言而精血則皆屬陰也此段議論專要放出六味來所以作此地步

談陰陽者俱曰氣血是矣詎知火為陽氣之根水為陰血

之根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則五行乃陰陽所分豈有水火反爲陰陽之根者

盍觀之天

地間日爲火之精故氣隨之月爲水之精故潮隨之然此陰陽水火又同出一根朝朝稟行夜夜復命周流而不息相偶而不離惟其同出一根而不相離也故陰陽又各互爲其根陽根於陰陰根於陽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從陽而引陰從陰而引陽各求其屬而窮其根也世人但知氣血爲陰陽而不知水火爲陰陽之根能知水火爲陰陽而誤認心腎爲水火之真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試觀之天上金木水火土五星見在而日月二曜所

以照臨於天地間者非真陰真陽乎

內經之論陰陽極為明白曰陰陽者天地

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又曰陽化氣陰成形又曰水為陰火為陽又曰陰勝則

陽病陽勝則陰病又曰陰陽者氣血之男女也左右者陰

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陰陽者萬物之能始

也故曰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其言陰陽也

詳而且明故五臟合言之則心肝陽而肺腎陰分言之則

五臟各有陰陽惟腎有兩則左屬水而為陰右屬火而為

陽人之元氣藏於腎中腎之陰陽必宜保護不宜戕賊比

諸臟為尤重何等明白乃幻成真假無形有形根源太

極等語其說愈微妙愈俚鄙荒唐意在欺世實自欺耳人

身心肝脾肺腎五行具存而所以運行五藏六腑之間者

何物乎有無形之相火行陽二十五度無形之腎水行陰

亦二十五度

行陽行陰內經指營衛言辨見前

而其根則原於先天六極

之真此所以爲真也一屬有形俱爲後天而非真矣非根

矣謂之根如木之根而枝葉所由以生也如此說則八味六味之能補真

陽真陰竟是補太極矣嗟乎五臟六腑孰非有形之體草根木皮亦孰非有形之物不過氣性各殊借以補偏救弊耳何必過高其論自投魔境乎

既有真陰真陽何謂假陰假陽曰此似是而非多以誤人

不可不知如人大熱發躁口渴舌燥非陽證乎余視其面色赤此戴陽也切其脈尺弱而無力寸關豁大而無倫此

係陰盛於下逼陽於上假陽之證余以假寒之藥從其性

而折之頃刻平矣如人惡寒身不離複衣手足厥冷非陰

證乎余視其面色滯切其脈濇按之細數而有力此係假

寒之證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余以辛涼之劑溫而行之一

汗而愈此亦有不凡此皆因真氣不固故假者得以亂其

真陰盛格陽陽盛格陰此病變之不同何得指假陽者不

足而示之有餘也假陰者有餘而示之不足也此假字又與前真字

不對前所云真者謂先天真元之氣非後天及諸臟之氣

耳此乃以陰盛似陽陽盛似陰之證對真而言則前所云

真乃指熱為實熱寒為實寒也不荒繆之甚乎總之

真字本不通之至一身之中原無所謂假陰假陽也既已

識其假矣而無術以投其欲彼亦扞格而不入經曰伏其

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可使去邪而歸於

正矣

五行論

以火言之有陽火有陰火有水中之火有土中之火有金中之火有木中之火陽火者天上日月之火生於寅而死於酉陰火者燈燭之火生於酉而死於寅此對待之火也

水中火者霹靂火也卽龍雷之火無形有雷卽有電何謂無形而有

聲不焚草木得雨而益熾見於季春而伏於季秋原夫龍

雷之見者以五月一陰生水底冷而天上熱龍爲陽物故

隨陽而上升驚蟄已後龍已漸升何待五月欲遷就已說遂不顧義理如此冬至一陽來

復故龍亦隨陽下伏

然則冬至已前一陽未生水底終日寒冷龍竟日日在天上耶豈非笑談

雷亦收聲人身腎中相火亦猶是也平日不能節慾以至

命門火衰腎中陰盛

不節慾有傷陰者有傷陽者何得專指為火衰若云陰盛則精脫者必陰

虛豈有陰反盛者耶龍火無藏身之位故遊於上而不歸是以上焦

煩熱咳嗽等證善治者以溫腎之藥

煩熱咳嗽明係陰虛溫腎藥豈可亂投

從其性而引之歸原使行秋冬陽伏之令而龍歸大海此

至理也奈何今之治陰虛火衰者以黃柏知母為君而愈

寒其腎益速其斃良可悲哉

滋陰以治虛火苦寒以治實火此一定之法至庸醫之誤

治原非正法也

金中火者凡山中有金銀之礦或五金埋瘞之處夜必有

火光

此金氣非火光也

此金鬱土中而不得越故有光耀發見於

外人身皮毛空竅中自覺針刺蚊咬及巔頂如火炎者此

肺金氣虛火乘虛而現肺主皮毛故也

肺家之火何得專屬皮毛凡咳嗽聲

啞面熱氣悶肺痿肺癰吐血消渴種種大證皆是肺火之證而乃遺却何故

經曰東方木實因

西方金虛也

既曰肺火何以又曰肺虛

補北方水即所以瀉南方火雖

曰冶金中之火而通治五行之火無餘蘊矣

金中之水礦中之水銀是也

水銀乃未成之金也何得指之為水

在人身為

骨中之髓至精至貴人之寶也木中水者巽木入於坎水

而上出其水即木中之脂膏

巽木入坎水乃是井卦之象豈木中之水耶然則凡井中

之水皆木中之脂膏耶欲欺人而又不深思遂亂道如此

人身足下有湧泉穴

湧泉屬腎何以

指為木中之水

肩上有肩井穴此暗水潛行之道凡精液潤布於

皮膚之內者

皮膚之內亦非木中之水

皆井泉水也夫水有如許之不

同總之歸於大海天地之水以海為宗人身之水以腎為

源而其所以能晝夜不息者以其有一元之乾為太極耳

一元之乾為太極試看此七字有一字連貫否醉生夢死之人談理談性本不足與辨特無恥已極為可厭耳此

水中之五行也明此水火之五行而土木金可例推矣

中風論

中風之疾愚意謂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外感者間而有之

間字當作五百年間出之間當專主虛論不必兼風

明明說是

中風乃非但云不盡是風并云不必兼風當時聖人何不竟云純虛之證反將五百年間出之病立爲名號使人因名責實竟作風病治誤人不淺耶譬如論中暑病而曰不必兼暑中寒病而曰不必兼寒即有之亦五百年間出之事豈成說話乎蓋真中風則專以風治類中風則病各有因視其所感何因而分別治之何等明白穩當要其意專欲以八味六味二方治此病則不得不先以此病爲純虛之證也是何肺腸

河間東垣治中風專治本而不治風可謂至當不易之論

既名中風又專治本而不治風則是本原虛弱之病不是中風矣况劉李之書具在雖各有所偏並無專治本不治風之說豈可誣之學者必須以陰虛陽虛爲主自後醫書雜出使

後學狐疑不決

陰虛用六味陽虛用八味自古並無以此二方治中風者何嘗醫書雜出之後始不

專用二方耶

或問人有半肢風者必須以左半身屬血右半身屬氣豈

復有他說乎曰未必然人身劈中分陰陽水火男子左屬

水右屬火女子左屬火右屬水男子半肢風者多患左女

子半肢風者多患右即此觀之可見以陰虛為主

左右一定之位

何嘗以男女而別蓋左屬陽而右屬陰男陽女陰故病亦分屬然亦非盡如此者若以此為一定之病則男子患右

女子患左者又何說耶

或問曰當此之時小續命湯可用乎曰未必然小續命湯

此仲景金匱要略治冬月直中風寒之的方即麻黃桂枝

之變方也

此又亂道直中風寒四字已屬不接冬月二字又是增出金匱第五篇載此方於中風歷節條

下乃風痺風痹之風與麻黃桂枝治傷寒傷風者何涉其方下註云治中風痺身體不能自收口不能言冒昧不知痛處或拘急不得轉側何等明白曾不一見耶其間隨六經之形證逐一加減未

便可按方統用其全方也

中風之證雖亦有各經之殊然亦不過有一二現證豈如傷寒

之鑿鑿可分者加減法皆後人所擬非金匱原方所有也如太陽無汗於本方中倍麻

黃杏仁防風如有汗惡風於本方中倍桂枝芍藥杏仁如

陽明無汗身熱不惡風於本方中加石膏

無汗不得用白虎何得反用石

膏知母甘草有汗身熱不惡風於本方中加葛根

有汗不可更發

何得反用葛根桂枝黃芩如太陽無汗身涼於本方中加附子乾

薑甘草少陰經中有汗無熱於本方中加桂枝附子甘草

凡中風無此四證六經混淆係於少陽厥陰或肢節攣痛

或麻木不仁每續命湯八兩加羌活四兩連翹六兩此係

六經有餘之表證須從汗解如有便溺阻隔宜三化湯或

局方麻仁丸通利之雖然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世間內傷

者多外感者少間而有之

既云邪之所湊則邪非外感而何

此方終不可

輕用

考補小續命湯

麻黃 人參 黃芩 白芍 防已 桂枝 川芎

防風 甘草 附子 杏仁 石膏 當歸

傷寒論

傷寒專祖仲景凡讀仲景書須將傷寒與中寒分為兩門

始易以通曉

傷寒從來無人以中寒併為一病者即同一傷寒亦有傷風傷寒之不同况本屬兩病耶

為因年久殘缺補遺註釋者又多失次錯誤幸歷代考證

者漸明逮陶節菴六書吳綬蘊要二書刊行而傷寒之理

始著

二書却是自開簡便門戶不足以發明仲景仲景書細讀本自了然也

予於至理未暇

詳辨先將傷寒中寒逐一辨明庶不使陰陽二證混亂

此

寒其意蓋指直中陰經之傷寒言若雜證之中寒別是一病非傷寒也非直中也乃寒邪太甚入於肌膚血脈或內連臟腑陽氣為寒氣所束不能和通現種種畏寒等證不依經傳變亦不必盡在冬月此感冒之至重者其法以溫中散寒為主亦不得驟用辛熱之藥使寒氣與熱氣相爭而無出路則立死矣夫傷寒治之得其

綱領不難也若求之多岐則支離矣先以陽證言之夫既

云傷寒則寒邪自外入內而傷之也其入則有淺深次第

自表達裏先皮毛次肌肉又次筋骨傷寒之病不入筋骨腸胃此其

漸入之勢然也若夫風寒之初入必先太陽寒水之經便

有惡風惡寒頭痛脊痛之證寒鬱皮毛是謂表證三陽皆是表證

何獨以太三陽亦若在他經則無此證矣有兼證脈若浮緊無汗

陽為表

爲傷寒以麻黃湯發之得汗爲解浮緩有汗爲傷風用桂

枝湯散邪汗止爲解

桂枝湯非止汗之藥乃解肌之藥也傷風自汗乃邪汗汗雖出而熱仍不

已故用桂枝湯和其營衛仍令微微出汗而解此謂之正汗但不若麻黃之發汗爲稍甚耳若云汗止則桂枝反爲止汗之藥邪風將何從出耶若無頭疼惡寒脈又不浮此爲表證罷而

在中中者何表裏之間也乃陽明少陽之分脈不浮不沉

在乎肌肉之間謂皮毛之下也然有二焉若微洪而長卽

陽明脈也外證鼻乾不眠用葛根湯以解肌脈弦而數少

陽脈也其證脇痛耳聾寒熱往來而口苦以小柴胡湯和

之蓋陽明少陽不從標本從乎中治也若有一毫惡寒尚

在表雖入中還當兼散邪過此爲邪入裏爲實熱脈不浮
不沉沉則按至筋骨之間方是若脈沉實有力外證不惡
風寒而反惡熱譫語大渴六七日不大便明其熱入裏而
腸胃燥實也輕則大柴胡湯重則三承氣湯大便通而熱
愈矣以陰證言之若初起便怕寒手足厥冷或戰慄倦臥
不渴兼之腹痛嘔吐泄瀉或口出涎沫面如刀刮不發熱
而脈沉遲無力此爲陰證上文說三陽經證此處便當接
三陰傳變之證乃不竟其說反
以直中陰經之
證當之何也不從陽經傳入熱證治例直中陰經固宜
用辛熱之品而
陽經傳入三陰之證其間熱極宜涼者固多如上文諸寒
證亦復不少卽下文理中薑附等湯皆仲景治陽經傳入

陰經之方未嘗爲直中陰經設也 更當看外證如何輕則理中湯重則薑

附湯四逆湯以溫之由此觀之可見傷寒者由皮毛而後

入腑臟初雖惡寒發熱而終爲熱證 傳入三陰亦非盡熱證矣 其人必

素有火者 有火之人卒遇大寒何嘗無中寒之病 中寒者直入臟腑始終惡

寒而並無發熱等證其人必無火者 無火之人熱邪入裏何嘗無極熱之證若

如此則仲景當時著傷寒論不必細細分別祇問其人之素體而寒熱立辨矣豈非讖語耶 一則發表

攻裏一則溫中散寒兩門判然明白何至混雜使人疑誤

耶 此則以傳經爲陽證直中爲陰證至傳經之三陰證則置而不論豈傳經卽直中耶抑三陰宜溫之證亦陽證

耶蒙混已極

醫貫之

卷七

三

桂枝湯 治太陽經傷風發熱自汗惡風 桂枝 芍藥

甘草 桂枝湯中薑棗為至要之品成無已註云以甘緩之以辛散之是也開卷第一方而五味之中遺去

二味何耶

葛根湯 赤芍 葛根 蔥白 生薑 桂枝 麻黃

甘草 大棗 古時芍藥赤白不分而傷寒方亦從無用赤芍者彼之改白為赤者蓋俗醫每以白芍為

收斂之品不宜用於疎表之方也然則桂枝湯亦用赤芍耶○葛根湯中並無蔥白傷寒論中惟少陰經中白通湯

等三四方溫散腎邪用之與陽明無涉也 治陽明胃經目痛鼻乾不寐如有惡

寒證本方加麻黃 惡風加桂枝 如正陽明腑病不惡

寒有汗而渴當用白虎湯 正陽陽明腑病是胃家實也承氣湯主之仲景論之甚明若白

虎則治陽明經汗出煩渴之證與腑病迥別此最大關節經文鑿鑿誤治立死矣

小柴胡湯 治少陽胆經耳聾脇痛寒熱往來口苦 柴

胡 黃芩 甘草 小柴胡只載三味遺去人參半夏薑棗四味全不成方最為怪誕蓋小柴胡之

得名專以有人參也用大黃則為大柴胡矣今去人參已失原方之義况并去半夏之辛散以治煩嘔去薑棗之甘辛以和營衛而只此三味何以治少陽諸證耶 此經無出入路不可汗下止有此

湯和解之如兼陽明證本方加葛根芍藥如尚有惡寒等

證用大柴胡湯 惡寒則病尚在表大黃豈可輕用惟往來寒熱則可用耳 兼表兼下

大柴胡湯 表證未除而裏證又急汗下兼行 柴胡

黃芩 芍藥 半夏 人參 大黃 枳實 大柴胡本無人參偏加入

人參小柴胡原有人參偏去
人參變亂古方是何肺腸

白虎湯 治身熱大渴而有汗脈洪大者如無渴者不可

用此藥為大忌倘是陰虛發熱服之者死若五六月暑病

者必用此方又當審其虛實 石膏 知母 甘草 人

參 竹葉 糯米 此又蒙混之極者白虎湯治陽明外熱

煩渴甚者用白虎加人參湯又是一方至於人參竹葉同

用又是竹葉石膏湯中之藥俱不得竟指為白虎湯也至

以糯易粳尤為不典
小承氣湯 治六七日不大便腹脹滿悶病在太陰無表

證汗後不惡寒潮熱狂言而喘者 此又大誤害人者太陰病皆屬寒邪傷寒太陰

全篇無純用寒下之法卽有用大黃者亦與桂枝同用謂之溫下一用寒涼必斃此第一大關節也乃以此爲太陰之藥豈不誤極蓋小承氣乃陽明正藥正與太陰相反况太陰病豈有汗後潮熱狂言等證真乃自得狂疾發此狂也談

大黃 厚朴 枳實

大承氣湯

治陽明太陰譫語

太陰無用承氣法辨在前

五六日不大

便腹滿煩渴并少陰舌乾口燥日晡發熱

少陰並無日晡發熱之證日晡

發熱者陽明也

脈沉實者

大黃

厚朴

枳實

芒硝

四逆散

治陽氣亢極

此是熱邪漸深至於少陰壅遏經絡故用此以宣通之若云陽氣亢

極則惟有急下之法四逆諸品何能愈之故成無已云邪在三陽則手足熱在太陰則手足溫在少陰則熱漸深手足逆而不溫也用四逆散以散傳經之熱此爲正解

血脈不通四肢厥逆在臂脛之

下若陰證則上過乎肘下過乎膝以此爲辨也 柴胡

芍藥 甘草 枳實

仲景傷寒論中諸方字字金科玉律不可增減一字猶之錄六經四子語豈可擅自刪改將杜撰之語亂入耶惟臨病增減未嘗不可因證出入若抄錄古方先爲變易仍指爲某方則大亂之道矣此人凡引錄唐宋諸方皆非原本其方本非聖經姑不置辨乃漢以前諸方歷古無人敢易一字而錯誤如此則後人以譌傳譌全失製方之義爲害不小矣

初病無熱便四肢厥冷或胸腹中滿或嘔吐腹滿痛下利脈細無力此自陰證受寒卽真陰證非從陽經傳來便宜溫之不宜少緩經云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

發於陰也治宜四逆湯

此又亂道之至者發熱二句傷寒論開卷即載乃指傷風傷寒而言

人人皆見何嘗以無熱句為陰證耶無熱惡寒乃太陽經宜麻黃湯發汗之證四逆湯乃太陰少陰經宜溫裏之證遠隔三四經將治宜四逆湯連屬上文治正相反一投即斃可恨極矣

只有微甚不同治難一槩腹痛不大便桂枝芍藥湯腹痛

甚桂枝大黃湯

此又殺人之術也仲景治太陰條中云大實痛者桂枝大黃湯主之此乃傳經熱邪

陷入太陰故兼表兼下若以之治直中純寒之證而用大黃則寒邪益陷而下脫其危可立待也若自利

腹痛小便清白宜溫中理中四逆看微甚用輕者五積散

重者四逆湯無脈者通脈四逆湯使陰退而陽復也

子又有說焉若讀傷寒書而不讀東垣書則內傷不明而

殺人多矣讀東垣書而不讀丹溪書則陰虛不明而殺人

多矣讀丹溪書而不讀薛氏書則真陰真陽不明而殺人

亦多矣此又隨口亂道矣豈有仲景不知內傷東垣不知陰虛之理至真陰真陽則尤為邪說從古無真陰

真陽之論此乃薛氏自創之邪說已前諸公豈能預料後世有創造邪說之人而先講明之耶蓋仲景論傷寒則說

傷寒傷寒中何得以內傷立論東垣論內傷則說內傷內傷中何得以陰虛立論丹溪論陰虛則說陰虛陰虛中何

得以真假立論彼所謂真者指腎中之陰陽也然謂五臟各有陰陽則可謂腎為真餘為假則不可東垣曰

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世間內傷者多外感者間而有之此

間字當作五百年間出之間甚言其無外感也明明云邪之所湊乃

云非外感則邪是何邪湊將安湊耶若五百年間出之間則是千中無一直云內傷中無傷寒可矣何以又入傷寒

條內耶 東垣脾胃論與夫內傷外感辨深明飢飽勞逸發熱

等證俱是內傷悉類傷寒切戒汗下

東垣原指內傷之類傷寒者不可從傷寒

治並非指天下之傷寒皆內傷也引書失旨自誤誤人

以為內傷多外感少只須溫

補不必發散外感多而內傷少者溫補中少加發散以補

中益氣湯一方為主加減出入如內傷兼傷寒者以本方

加麻黃兼傷風者以本方加桂枝兼傷暑者本方加黃連

兼傷濕者本方加羌活

查東垣脾胃論調中益氣條下並無此等加減法不知出於何書當

時方法之亂原自東垣啓其端然尚不至如此之甚總之治病必求其本一病自有一方自然隨手皆效必立一方以治盡天下之病開簡便之路為下愚立法則必自陷於下愚之境蓋醫者人命所關固至難極重之事原不可令

下懸之人 實萬世無窮之利東垣特發明陽虛發熱之一

為之也 門也 陽虛發熱從來所無經云陽虛生外寒未聞陽虛反發熱者若陽虛外越之證則又是一類正與補中益

氣治法相反投 升柴即死也 然世間真陰虛而發熱者十之六七亦與

傷寒無異 傷寒桂枝麻黃二證具在豈有陰虛發熱而類此者真怪談也 反不論及何哉

今之人一見發熱則曰傷寒須用發散發散而斃則曰傷

寒之法已窮奈何豈知丹溪發明之外尚有不盡之旨乎

予嘗於陰虛發熱者見其大熱面赤口渴煩躁與六味地

黃大劑一服即愈 若係有外邪者服六味未必即死而病必無愈期余見此等誤治而遷延以死

者不可勝計所以痛心疾首而批此書若其偶愈者則必其邪氣甚微兼有浮火之人耳 如見下部惡

寒足冷上部渴甚躁極或欲飲而反吐卽於六味湯中加

肉桂五味甚則加附子冷飲下嚙卽愈

此陽虛之證附桂原不禁用但或邪

氣未盡則熱地五味煎肉俱能留邪爲害也

且舉傷寒口渴一證言之邪熱入

於胃府消耗津液故渴恐胃汁乾急下之以存津液其次

者但云欲飲水者不可不與不可多與並無治法縱有治

者徒知以芩連知柏麥冬五味天花粉甚則石膏知母以

止渴此皆有形之水以沃無形之火安能滋腎中之真陰

乎若以六味地黃大劑服之其渴立愈何至傳至少陰而

成燥實堅之證乎

口渴宜下有二證一則熱邪在陽明一則熱邪傳少陰下之所以驅邪使出也

若以熟地黃肉補之斂之安有不死者况六味為腎經滋補之藥當邪火未入少陰之時反引入少陰使邪氣斂藏而無出路從此之後雖小疾亦無愈期而多變證矣近日庸醫凡遇有邪而用此藥者以後百藥不效不咎其用六味之害反以為曾用過六味而猶不效真絕證也嗚呼傷哉 既成燥實堅之證仲景不得已而以承氣湯下之此權宜之霸術然諄諄有虛人老

弱人之禁故以大柴胡代之

八味湯即仲景之方也去桂附而為六味涼亦可深思而

得之乃計不出此而造承氣之霸術又自知此方之為害造大柴胡代之仍舊不離大黃等峻藥其譏訕仲景之愚昧誤人如此嗚呼下愚之無忌憚至於此極真病狂之人本不足與辨所以辨者為天下有一隙之明者亦為所惑而不察也 陶氏以六一順氣湯代之豈以二湯為平易乎代之

而愈所喪亦多矣况不愈者十之八九哉

又一不知六味者

當時

若多用六味地黃飲子大劑服之取效雖緩其益無窮

果係

傷寒死不旋踵耳

况陰虛發熱者小便必少大便必實其上證口

渴煩燥與傷寒無異

云與傷寒無異則實非傷寒矣前後背謬如此

彼之承氣者

不過因亢則害下之以承真陰之氣也

真陰之氣如何承夢話也

予今

直探其真陰之源而補之如亢旱而甘霖一施土木皆濡

頃刻為清涼世界矣何不可哉况腎水既虛矣復經一下

之後萬無可生之理

如果腎虛之證則絕不是傷寒仲景從未嘗以承氣治虛勞如係傷寒則

仲景當日用承氣亦不一矣竟無一生者耶

慎之慎之吾為此懼故於補天要

論中詳言之

合而言之真知其為陽虛也則用補中益氣湯陽虛者最懼越上為

害反用升柴以提之乃速之死也東垣製此方為胃陽下

陷而設非泛指陽虛也如此誤解即東垣亦不瞑目於地

下矣真知其為陽虛直中也則用附子理中湯真知其為陰

虛也則用六味腎氣湯如有邪不得用真知其為陰虛無火也則

用八味腎氣湯有邪亦不得用其間有似陰似陽之假證也則用

寒因熱用之法從之不可少誤惟以補正為主不可攻邪

正氣得力自然推出寒邪汗出而愈前此泛說不辨邪之有無已屬糊塗此處

直云不可攻邪竟不論何經傷寒只將六味八味二方大

劑與服使熟地桂附等發汗而愈將仲景當日一片苦心
千年奉為章程者一齊抹却下愚攻之一字仁人之所惡
之無忌憚至此而極可悲也夫

也養奸參盜
仁政然乎百戰百勝戰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

之善者也故曰善戰者服上刑傷哉仲景
殺無赦矣

呂氏曰正氣得力二句灼然妙理與景岳論參看更明白

然二字妙甚從東垣補中益氣論來此等絕滅天理之談
獨有會心贊嘆如此

其肺腸亦
不可問矣

温病論

治温病者將如何予有一法經曰不惡寒而渴者是也不

惡寒則知其表無寒邪矣曰渴則知其腎水乾枯矣温病
非少

陰之證且渴者多屬陽
明何以知其必腎乾也蓋緣其人素有火者冬時觸冒寒

氣雖傷而亦不甚惟其有火在內寒亦不能深入所以不

即發而寒氣伏藏於肌膚溫是天氣非指人之本體也如此說將無火之人入春便變為

寒病耶是何等人一定生何等病矣自冬至三四月歷時既久火為寒鬱於

中亦久將腎水熬煎枯竭從無外感之邪藏於腎中半年而發者蓋甲木陽

木也藉癸水而生腎水既枯至此時強木旺無以為發生

滋潤之本故發熱而渴非有感冒也明明說是冬時觸冒寒氣又云非有感冒

何前後矛盾也海藏謂新邪換出舊邪非也換字何等不通若復有所感

表又當惡寒矣予以六味地黃滋其水以柴胡辛涼之藥

舒其木鬱隨手而應此方活人者多矣柴胡為少陽疎散之藥加入腎經滋

補藥中將引六味入少陽耶將并柴胡納入少陰耶製方之義已絕被曾駁人參不可入六味中乃柴胡反可入六味真喪心之談也 予又因此而推廣之凡久時傷寒者亦是鬱火

證既是傷寒

何云鬱火 若其人無火則為直中矣

有火者變為溫病無火者便是直中

天下竟無傳經正傷寒矣且直中是至險之證豈可派定無火人必患此耶

惟其有火故由皮

毛而肌肉而腑臟

傷寒無不由皮毛入者豈必有火之人為然

今人皆曰寒邪

傳裏寒變為熱既曰寒邪何故入內而反為熱又何為而

能變熱耶不知即是本身之火為寒所鬱而不得泄一步

反歸一步日久則純熱而無寒矣所以用三黃解毒解其

火也升麻葛根即火鬱發之也三承氣即土鬱奪之小柴

醫貴存
胡湯木鬱達之也此理甚簡而易只多了傳經六經諸語

支離多岐

傷寒傳經之說自內經熱論及仲景傷寒論諸書相傳以來數千年守之不變淺學不能全窺

少有所誤非殺人即寡效然無有能出範圍者今乃敢肆然以為無傳經六經等法且譏訕古聖以為支離多岐此天理絕滅之談原無足辨但恐世之崇信者終無悟日故又不能已於言也 凡雜證有發熱者

皆有頭疼項強目痛鼻乾脇痛口苦等證何必拘為傷寒

局傷寒方以治之也

雜證原不必守定傷寒法但傷寒諸方加減出入雜證所不能外惟六味

則斷斷無治雜感之理也

余於冬月正傷寒獨麻黃桂枝二方作寒鬱

治鬱亦

增出其餘但不惡寒者作鬱火治

鬱火另是一證非傷寒類也此二語專為

欲用逍遙散而設

此不佞之創論也聞之者孰不駭然吐舌及閱

虞天民醫學正傳傷寒篇云有至人傳曰傳經傷寒是鬱

病如此亂道不知是何等至人余一見之不覺竊喜以為先得我心之

同然及考之內經帝曰人傷於寒而傳為熱何也岐伯曰

寒氣外凝內鬱之理之理二字何等文理腠理堅緻玄府閉密則氣

不宣通濕氣內結與濕何涉中外相薄寒盛熱生寒極生熱改為寒盛熱生

便不接故人傷於寒轉而為熱汗之則愈則外凝內鬱之理

可知觀此而余以傷寒為鬱火者不為無據故特著鬱論

一篇此偽造內經又怪異之極者內經熱論云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熱雖甚不死其兩感於寒而病者必

不免於死帝曰願聞其狀下文岐伯即以傷寒傳經及兩感病狀分別言之明白詳悉何嘗有外凝內鬱等語偽造

經文無忌憚已極至云傳而為熱尤不懂人事蓋傷寒第一日在太陽即已發熱不必傳也故本經名為熱論今改則字為傳字彼固不知寒之何以為熱所以上文造出有火無火等邪說也

鬱病論

內經曰木鬱則達之火鬱則發之土鬱則奪之金鬱則泄之水鬱則折之然調其氣過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瀉之

內經五法之註乃出自張子和非啓玄舊文故多誤無稽

之談隨口而出可怪予既改釋其誤又推廣其義以一法代五法自古

從無一法可代幾法者若爾此書何止可代五法直以六味八味代盡自古以來萬病萬法也神而明之

屢獲其效故表而書之蓋東方先生木木者生生之氣即

火氣空中之火附於木中木鬱則火亦鬱於木中矣在木中則

非空中矣不特此也火鬱則土自鬱土鬱則金鬱而水亦鬱矣

然則非五鬱乃一鬱也此五行相因自然之理惟其相因也予以一

方治其木鬱則諸鬱皆因而愈一方者何逍遙散是也方

中惟柴胡薄荷二味最妙蓋人身之胆木乃甲木少陽之

氣何以只是胆不是肝氣尚柔軟象草穿地始出而未伸此時被寒

風一鬱何以鬱必由寒風即萎軟抑遏而不能上伸不能上伸則

下尅脾土而金水併病矣何以一病必皆病惟得溫風一吹鬱氣

即暢達蓋木喜風肝為風藏最惡者風反云喜風風搖則舒暢若寒風則

畏矣温風者所謂吹面不寒楊柳風也木之所喜也柴胡

薄荷辛而温者

柴胡薄荷正驅風之藥非即風也真乃亂道

惟辛也故能發散

温也故入少陽立方之妙如此其甚者方中加左金丸左

金丸止黃連吳茱萸二味黃連但治心火吳茱萸氣燥

黃連

獨非寒藥乎且肝最畏燥者以風為燥氣又燥能傷血也

肝之氣亦燥同氣相求故入

肝以平木

同氣相求如何反能平之

木平則不生心火火不刑金而金

能制木不直伐木而佐金以制木此左金之所以得名也

此又法之巧者然猶未也一服之後繼用六味地黃加柴

胡芍藥服之以滋腎水俾水能生木

此處又要生木前後顛倒如此倘生木而

心火又旺銷鑠肺金左金又無用矣其意專爲要用六味而鬱證則六味斷斷難下所以立出生木一法來則六味又爲必用之方作又爲必用之方作逍遙散者風以散之也地黃飲子者雨

以潤之也木有不得其天者乎此法一立木火之鬱既舒

木不尅脾土且土亦滋潤無燥熯之病金水自相生予謂

一法可通五法者如此必牽連說下方可一法代五法否則又要立一方矣豈惟是

哉推之大之千之萬之其益無窮凡寒熱往來似瘧非瘧

惡寒惡熱嘔吐吞酸嘈雜胸痛肢脇痛小腹脹悶頭暈盜

汗黃疸瘟疫疝氣殮泄等證皆對證之方也一法可代諸雜病法推

而至於傷風傷寒傷濕除直中凡外感者俱作鬱看一法可代

傷寒諸法余所謂不但一法可代五法凡天下萬病萬法俱可代者誠然哉誠然哉嗟乎古人治病不但病名之異者各有治法卽一病之中亦千頭萬緒種種各別乃竟以一方了之真喪心病狂之人也以逍遙散加

減出入無不獲效如小柴胡湯四逆散羌活湯大同小異

然不若此方之響應也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存乎人耳所謂

神明變通者總用六味也倘一服卽愈少頃卽發或半日或一日又發

發之愈頻愈甚此必屬下寒上熱之假證鬱病本無此等似熱實寒之證

其所以又轉此語者專爲要用八味也此方不宜復投當改用溫補之劑如

陽虛以四君子湯加溫熱藥陰虛者則以六味湯中加溫熱藥甚者尤須寒因熱用少以冷藥從之用熱藥冷探之

法不則拒格不入非惟無益而反害之病有微甚治有逆從玄機之士不須予贅

古方逍遙散 柴胡 薄荷 當歸 芍藥 陳皮

甘草 白朮 茯苓

呂氏曰六味加柴芍亦立齋法也合逍遙散謂腎肝同治

但立齋去芍藥趙氏單用芍藥為不同

二方同用萬無此理薛氏本庸醫之

首經此二人一表章尤悞人無盡矣

呂氏又曰以加味逍遙散六味丸治鬱自薛長洲始也邪說

之然長洲之法實得之丹溪越鞠之芍藥即逍遙之歸芍

也越鞠之蒼朮卽逍遙之白朮也越鞠之神麩卽逍遙之
 陳皮也越鞠之香附卽逍遙之柴胡也越鞠之梔子卽逍
 遙之加味也但越鞠峻而逍遙則和矣越鞠燥而逍遙則
 潤矣此則青出於藍後來居上亦從古作述之大凡如東
 垣之補中益氣比枳朮萬全無弊矣然豈可謂枳朮之謬
 而禁不用哉此段議論不但明末庸醫之技量盡見而呂氏之分毫不曉亦和盤拓出矣古人治病一
 病有一病之方一方有一方之藥一藥有一藥之性一藥
 增損方名卽別七情六淫各有專治譬如父子夫婦有天
 生者有配合者分毫不可假借肉桂不容易以附子黃連
 何得易以石膏此醫道之所以難也今云此藥卽可當某
 藥倘有人曰某人卽我之父也某人卽我之夫也人盡以
 爲亂倫矣爲此說者於古人治病之法立方之義用藥之

妙何嘗
夢見哉

醫貫砭卷上終

醫貫砭卷下

吳江徐靈胎泐溪著

男 熾鼎和校

論血證

六淫中雖俱能病血其中獨寒氣致病者居多

寒氣致病亦間有之

偏要以此為

主是何肺腸何也蓋寒傷榮風傷衛自然之理又太陽寒

水少陰腎水俱易以感寒一有所感皮毛先入肺主皮毛

水冷金寒肺經先受血亦水也故經中之水與血一得寒

氣皆凝滯而不行咳嗽帶痰而出問其人必惡寒切其脈

必緊視其血中間必有或紫或黑數點此皆寒淫之驗也

以上數證熱極之病何嘗無之一誤則立斃矣醫者不詳審其證便以為陰虛火

動而概用滋陰降火之劑病日深而死日迫矣余嘗用麻

黃桂枝湯而愈者數人皆一服微汗而愈蓋汗與血一物

也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

此二語出靈樞營衛生會論專為汗血一類故脫血之人

不可再發其汗汗多之人不可再去其血乃反引為脫血者必要出汗之證其顛倒至於此極而呂氏偏以至理二字贊之癡人說夢深信不疑真可憐也

余讀蘭室秘藏而得此意因備記以

廣其傳

麻黃桂枝湯

人參

麥冬

桂枝

當歸

甘草

黃芪

白芍

五味子

此方出東垣蘭室秘藏治吐血門寒鬱為火而得吐血證者仍從表

散原有此理但亦須有先後次序即使一方之中欲兼顧
本原亦須擇其兩不相礙古人曾有合用者用之始不害
製方之義乃散者斂者寒者熱者上者下者輕者重者表
者裏者燥者潤者一齊并用將使此劑何所適從哉蓋藥
味既亂生人固難殺人亦不易服之或不至於死而竟愈
亦間有之但古聖立方原有定法最爲嚴謹至唐人專重
藥性規矩略寬然古法仍不甚失至宋末猶有存者自東
垣出而法度乃遂蕩然特功夫頗深自成一家推崇已久
有言不信惟願天下後世將內經及金匱傷寒
等書沉潛參究有得於心自能明辨其是非也

客曰吐血可用辛熱爲扶陽抑陰始聞命矣然後有真陰

真陽之說可得聞乎曰世之言陰陽氣血盡之矣

誰則豈云然

知火爲陽氣之根水爲陰血之根乎

陰陽屬二氣水火屬五行豈有二氣反根

五行者吾所謂水火又非心腎之謂人身五行之外另有一

無形之火無形之水流於五臟六腑之間陰陽二氣內經言之不一

謂之氣自然無形謂之水火則有形矣乃又云無形之水水火故作乎妙之談以欺世其實只見其支離耳惟其

無形故人莫知試觀之天日為火之精故氣隨之月為水

之精故潮隨之日月未嘗無形如星家看五行者必以太陽太陰

為主然此無形之水火又有一太極為之主宰將辛熱之藥補太極

恐尚遠涉則又微乎微矣此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是立

命之門謂之元神無形之火謂之元氣無形之水謂之元

精寄於兩腎中間故曰誰如此亂道五臟之中惟腎為真餘臟皆假

有是理乎此真水真火真陰真陽之說也

又問曰真陰真陽與血何干乎曰子但知血之爲血而不
知血之爲水也人身涕唾津液痰汗便溺皆水也獨血之
水隨火而行故其色獨紅腎中之真水乾則真火炎血亦
隨火而沸騰腎中之真火衰則真水盛血亦無附而泛上
從未聞有真水盛而得病者。火無附而升理之所
有水亦無附而升非笑談乎水之爲物何必有附也 惟水
火奠其位而氣血各順布焉故以真陰真陽爲要也

薛立齋遇張東谷談命時出中庭吐血一二口云久有此
證遇勞卽發余意此勞傷肺氣其血必散視之果然與補
中益氣湯加門冬五味山藥熟地茯神遠志服之而愈

醫貫石 卷下 三
呂氏云此證今人必混入歸脾矣看古人分明不苟處傷勞

肺氣吐血用歸脾湯間或有之但斷斷不用補中益氣耳况補中益氣湯中門冬五味熟地與升柴同用惟薛氏效法東垣者有之於古人製方之義全失繆種流傳至趙氏等而極真堪痛心者也或云既如此不通何以服之有效蓋製方與選藥原屬二道苟其藥不盡與病相反一味合宜卽有小效但藥是而不成方或不能速愈或不能全愈或愈而有弊耳非謂製方無法人參竟不補附子竟不熱也惟急證危證大證奇證緊要關頭而製方有乖則徒有害而無益學者豈可因其有小效而遂奉爲章程耶且安知無陰受其害而不覺者亦安知無明受其害而諱言者

論八味丸

八味丸 治命門火衰不能生土致脾胃虛寒飲食少思大便不實下元衰憊臍腹疼痛夜多漩溺等證 熟地

山藥 山萸 丹皮 茯苓 澤瀉 肉桂 附子 按八味載

於仲景金匱要略中凡五見一見於第五篇云治脚氣上入少腹不仁再見於第六篇云虛勞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腎氣丸主之三見於第十二篇云夫短氣有微飲當從小便去之腎氣丸主之四見於第十三篇云男子消渴小便反多飲一斗小便亦一斗腎氣丸主之五見於第廿二篇云婦人轉胞不得溺但利小便則愈腎氣丸主之觀此五條皆瀉少腹膀胱寒濕之疾為多蓋腎者水藏凡水病皆歸之故用茯苓澤瀉山藥等利水之藥而腎虛惡燥故又用熟地黃肉苁蓉等滋斂之藥又水為寒邪故用附桂等助陽通痺之藥相濟而相成總以通腎氣利小便為主此八味之正義也孰知趙氏竟以之為補先天真火并能補太極之方不但仲景之所不料即自古造方者亦不料也。又按古法只有乾地黃生地黃並無熟地黃熟地黃乃後人製法以之入滋補下焦藥中頗為得宜若入湯劑及涼血等藥甚屬不合蓋地黃專取其性涼滑利熟則膩滯不能流行矣况外感未消痰火未除一槩用熟地

為害尤甚加減不依易老亦不效今人有加人參者人參乃是

脾經藥到不得腎經

人參不可加柴胡獨可加乎

有加黃柏知母者有

欲減澤瀉者皆不知立方本意也

加知柏不知立方之本意加柴胡獨知立方之

本意乎

水火論

坎乾水也氣也即小而井大而海也兌坤水也形也即微

而露大而雨也

井海之水為氣雨露之水為形成何說話

一陽陷於二陰為坎

坎以水氣潛行地中

坎為水何以云坎以水氣

為萬物受命根本故曰

潤萬物者莫潤乎水一陰上徹於二陽為兌兌以有形之

水普施於萬物之上兌澤也如何普施萬物之上為資生之利澤故曰

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明此二水可以悟治火之道矣心火

者有形之火也相火者無形之火也無形之火內燥熱而

津液枯然則命門之真火害人如是耶以五行有形之兌水制之者權也

兌水是身中何物如何是制之之法吾身自有上池真水氣也無形者也以

無形之水沃無形之火無形之水又是身中何物如何是沃之之法一味胡言即彼亦不能

自解也常而可久者也是為真水真火升降既宜而水火既

濟矣醫家不悟先天太極之真體又說到太極更眇茫矣不窮無形

水火之妙用而不能用法味八味之神劑者其於醫理尚

卷之五

欠大半

上文說乾說坤說坎說兌以及有形無形真水真火太極真體何等廣大淵微不知有何等出神入

化之治法乃竟不過六味八味二方而八卦太極之道已無不貫串通天徹地學問只要記此二方足矣豈非夢境

六味丸說

六味丸

治腎虛作渴小便淋秘氣壅痰涎頭目眩暈眼

花耳聾咽燥舌痛腰腿痠軟等證及腎虛發熱自汗盜汗

便血諸血失音水泛為痰之聖藥

水泛為痰是濕在上焦矣豈熟地芫肉所能治

血虛發熱之神劑又治腎陰虛弱津液不降敗濁為痰

豈酸

濕所宜

或致欬逆

芫肉熟地亦非治欬之藥將痰火補住永成勞怯矣

又治小便不禁

收精氣之虛脫為養氣滋腎制火導水使機關利而脾土

健實

熟地 萸肉 豈 健脾之品

熟地

萸肉

山藥

丹皮

茯苓

澤瀉

地黃山藥澤瀉皆潤物也此方所補之水無形之水

六味有形

之藥何以能補無形之物愈說得高妙愈淺陋矣之潤者皆無形然則天下有形之物皆極燥者耶

故用之

此又亂道之至者何以物

呂氏曰明薛新甫治陰虛火動用丹溪補陰法不驗者以六味代之立應自此以來為補陰之神方矣趙氏得力於

薛氏醫案而益闡其義觸處旁通外邪雜病無不貫攝

邪外

雜病一方治盡稍有知識者決不為此言

而六味之用始盡然趙氏加減之法

甚嚴又稍異於薛氏高鼓峰嘗詳論兩家加減之法而附

以已意

呂氏之學實得之高鼓峰高鼓峰則首宗趙氏之人也呂氏因信高之故而信趙天下之人又因信

呂氏選時文講性理之故而併信其醫且只記兩方可治盡天下之病愚夫又甚樂從貽害遂至於此極所以罪首禍魁高不能辭而承流揚波呂之造孽更無窮世所刻鼓峰心法高呂醫案等書一派相承辨之不勝其辨知趙氏之謬則餘者自能知之矣以授其門人甚辨今述之左

六味丸薛氏一變而為滋腎生肝飲用六味減半分兩而

加柴胡白朮當歸五味合逍遙而去白芍藥加五味合都

氣意也

柴胡白朮自是二藥何以見得必定是逍遙都氣中來而云合也

以生肝故去芍

藥而留白朮甘草以補脾

六味方中何以容得補脾藥

補脾者生金而

制木也以制為生

相生之法別是一義不得如此講若云白木補脾生金而制木遠隔幾藏則六

味補腎即便生肝奈何奈何

天地自然之序也又一變而為人參補氣

湯其義愈變化無窮真游龍戲海之妙去澤瀉而加參芪

木歸陳皮甘草五味門冬

參芪木陳又如何合得六味

夫白木之與六

味其化相反焉得合之曰從合生脈來

生脈中無白木且何以知其必從此

來則有自然相通之義借茯苓以合五味異攻之妙

止一茯苓

何以即

用當歸黃芪以合養血之奇其不用澤瀉者蓋為

發熱作渴小便不調則無再竭之理理無再竭便當急生

云生脈則非生小便也

生脈之所由來既當生脈異攻之可以轉入

也且水生高原氣化能出肺氣將敗故作渴不調此所以

急去澤瀉而生金滋水復崇土以生金其苦心可不知哉

枉勞 又苦心一變而為加味地黃丸又名抑陰地黃丸陰如何放肆而

必欲 抑之 加生地柴胡五味復等其分愈出愈奇矣柴胡從道

遙來生地從固本來五味仍合都氣一方自是一方一藥自是一藥除兩方合

併名曰偶方之外絕無可以牽連之道乃必指方中某藥從某方來則六味之中熟地從何方來萸肉從何方來耶

其曰耳內痒痛或眼昏痰喘或熱渴便澀而總為肝腎陰

虛則知其陰虛半由火鬱而致也柴胡以疎之鬱火非生

地不能涼用五味仍瀉丁以補金補金以生水也曰抑陰

非疎不可疎之所以抑之生地涼血便有瀉義瀉之所以

抑之也

生地又是瀉陰之藥非但前後背謬更是千古怪談

又一變而為九味地黃

九以赤茯苓換白茯苓加川棟子當歸史君子川芎

此更怪之

怪者史君子治小兒疳蟲疳蟲俱在腸胃之中若同六味入腎將疳蟲已入腎耶又川芎乃升提之品將提六味於何處耶抑欲令川芎亦入腎也盡是直瀉厥陰風木之藥仍是肝腎同治

之法緣諸疳必有蟲皆風木之所化肝有可伐之理但伐

其子則傷其母故用六味以補其母去澤瀉者腎不宜再

洩也趙氏則以為六味加減法須嚴其善用六味雖薛氏

啓其悟端而以上變化槩未透其根底故盡廢而不能用

見其能合當歸柴胡而去芍藥則反用芍藥為疎肝益腎

此則其聰明也乃謂白朮與六味水土相反人參脾藥不

入腎

此二句乃趙氏一隙之明但不
知柴胡又何以可合六味耳

其論亦高簡嚴密然

細參薛氏畢竟趙氏拘淺薛氏諸變法似乎寬活然其實

嚴密學者當善悟其妙

薛氏諸加減法昏憤已極趙氏之
不盡從之亦非必能知其繆也其

意蓋以為六味一方不必多用加減之法而已無病不治
耳然其以薛之加減為未當不可謂其無一隙之明乃呂
氏又不以為然而轉崇薛氏則其昏憤更甚於趙矣○古
人製方之法有上下大小燥濕寒熱緩急補瀉內外升降
氣血陰陽輕重奇偶種種不同絲毫不可假借其間亦有
並用之法然必其經絡相通雖相反而實相濟又必先聖
方中曾有合用者乃可加入否則即為杜撰其云從某方
某方來更屬可笑夫一藥乃萬方所共安見此味必根於

某方如有人作文自註云此也字從某書來此者字從某
文來豈不令人噴飯耶呂氏述其說而稱之我不慨薛氏
而慨呂氏矣 而以意通之大旨以肝腎為主而旁救脾肺則安

頓君相二火不必提起而自然帖伏矣

亂道一篇到底是說何病糊塗至此

其心始如糞土矣

八味丸說

君子觀象於坎而知腎中具有水火之道焉夫一陽居於
二陰爲坎此人生與天地相似也今人入房盛而陽事易
舉者陰虛火動也陽事先痿者命門火衰也真水竭則隆
冬不寒真火息則盛夏不熱

素問調經論云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盛生外熱陰

盛生內寒蓋陰陽或偏則畏寒畏熱此之謂病若隆冬不寒盛夏不熱則是陰陽充足之候去天神不遠矣豈反是真水真火已竭為將死之人乎是方也熟地山萸丹皮澤瀉山藥茯苓皆

濡潤之品澤瀉茯苓丹皮俱不得為潤藥所以能壯水之主肉桂附子辛

潤之物能於水中補火所以益火之原水火得其養則腎

氣復其天矣益火之原以消陰翳即此方也蓋益脾胃熟地

萸肉並不能益脾胃而培萬物之母其利溥矣

相火龍雷論

火有人火有相火人火者所謂燎原之火也遇草而蒸得木而燔可以濕伏可以水滅可以直折黃連之屬可以制

之相火者龍火也雷火也得濕則燐遇水則燔不知其性
而以水折之以濕攻之適足以光焰燭天物窮方止矣識
其性者以火逐之則焰灼自消炎光撲滅今人率以黃柏
治相火是水滅濕伏龍雷之火愈發矣龍雷之火每當濃
陰驟雨之時火焰愈熾或燒燬房屋或擊碎木石其勢誠
不可抗惟太陽一照火自消滅此得水則熾得火則滅之
一驗也

桂附引火歸原引之下達耳是補龍雷之火
非滅之也不顧文理專以大言惑愚人耳

陰虛發熱論

世間發熱類傷寒者數種至於勞心好色內傷真陰真陰

既傷則陽無所附故亦發熱其人必面赤煩躁口渴引飲
骨痛脈數而大或尺數而無力者是也惟丹溪發明補陰
之說以四物湯加黃柏知母此用血藥以補血之不足者
也世襲相因屢用不效何耶蓋因陰字認不真誤以血爲
陰耳當作腎中之真陰卽先天也內經曰諸寒之而熱者
取之陰諸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王太僕先
生註云大寒而盛熱之不熱是無火也大熱而盛寒之不
寒是無水也又云倏忽往來時發時止是無火也晝見夜
伏夜見晝止時節而動是無水也當求其屬而主之無火

者宜益火之原以消陰翳無水者宜壯水之主以鎮陽光

必須六味八味二丸出入增減以補真陰

此又自造王太僕語而誤者諸

寒之五句出素問至真要大論王註言益火之源以消陰翳壯水之主以制陽光故曰求其屬也祇此五句是原文餘俱增出者註之意蓋謂熱病以寒藥治其熱熱宜自退乃熱仍在此不可以驅當於陰分增益其水以配火則陰盛而陽自伏不用瀉而用補所謂壯水之主也寒病以熱藥治其寒寒宜自已乃寒仍在此不可以驅當於陽分增益其火以配水則陽旺而陰自衰亦不用瀉而用補所謂益火之源也何等明白下文即接云但益心之陽寒亦通行強腎之陰熱之猶可明指心為陽腎為陰即經文司天運氣以心為火腎為水之說並不指腎中之陰陽也專指腎言已屬不倫又造出無數亂道且接出必須六味八味丸一句似亦是王太僕之言何等荒唐自此說行人竟以益火之源二句鑿鑿指腎經言而六味八味真益火之源王太僕以來不易之神方矣嗚呼豈不冤哉

屢用屢效

若有產後及大失血後陰血暴傷必大發熱亦名陰虛發熱此陰字正謂氣血之陰若以涼藥正治立死正所謂象白虎湯證悞服白虎湯必死當此之時偏不用四物湯有形之血不能速化幾希之氣所宜急固須用獨參湯或當歸補血湯使無形生出有形來血脫氣亦脫故急固其氣不使脫盡乃可用大補之劑非始終用參亦非一用參而不必服藥也若云生出非但緩不及事且全失用參之義矣此陽生陰長之妙用不可不知也或問曰子之論則詳矣氣虛血虛均是內傷何以辨之予曰悉乎子之問也蓋陰虛者面必赤無根之火戴於上也若是陽證火入於內面必不赤

實熱

之證陽明火旺面固赤腎火上
浮面亦赤何云陽證無面赤者
其口渴者腎水乾枯引水

自救也

陽明證口
渴最甚

但口雖渴而舌必滑脈雖數而尺必無

力甚者尺雖洪數而按之必不鼓此為辨耳雖然若問其

人曾服過涼藥脈亦有力而鼓指矣戴復菴云服涼藥而

脈反加數者火鬱也宜升

虛人敗證總無升
法云宜溫則得矣

宜補切忌寒

涼犯之必死臨證更宜詳辨毫釐之差枉人性命慎哉

咳嗽論

外感風寒而咳嗽者今人率以麻黃枳殼紫蘇之類發散
表邪謂從表而入者自表而出如果係形氣病氣俱實者

一汗而愈若形氣病氣稍虛者宜以補脾為主治嗽正與補脾相反

安見有外感咳嗽而用芪朮等藥者而佐以解表之藥補脾中如何容得解表之藥宜立方之盡

不通也何以故蓋肺主皮毛惟其虛也故湊理不密風邪易

以入之若肺不虛邪何從而入耶然則竟不必問其何因一概大補可耶古

人所以製參蘇飲中必有參人參本不為補脾而設且桂感證亦非盡用參蘇飲也

枝湯中有芍藥甘草解表中兼實脾也芍藥甘草並非為補脾而設傷寒諸

家註甚明且桂枝亦非治嗽方也脾實則肺金有養皮毛有衛已入之邪

易以出邪已在內而補之則補邪矣世有賊未去而堅築牆垣以為如此則賊易去者非至愚乎當改云已

入之邪終身不出後來之邪無自而入矣若專以解表則肺氣益

虛湊理益疎外邪乘間而來者何時而已耶須以人參黃

芪甘草以補脾兼桂枝以驅邪

此亦非咳嗽所宜用之品

此子謂不治

肺而治脾虛則補其母之義也

此句不如此解蓋此乃隔二隔三之治以治藏邪久

病則然若感冒乃風火之疾能待藏氣相生耶

仁齋直指云肺出氣也腎納氣也肺為氣之主腎為氣之

本凡咳嗽暴重動引百骸自覺氣從臍下逆奔而上者此

腎虛不能收氣歸元當以地黃丸安腎丸主之

此亦當問其有邪無

邪毋徒從事於肺此虛則補子之義也

補子未

知何出余又有說

焉五行之間惟肺腎二臟母盛而子宮受邪

何以獨此二藏為然且盛

則何以何則肺主氣肺有熱則氣得熱而上蒸不能下生

反受邪於腎而腎受邪矣不生則僅不生而已邪從何來腎既受邪則肺益病此

又何也蓋母藏子宮子隱母胎凡人肺金之氣夜臥則歸

藏於腎水之中今因肺受心火之邪又增出心火來欲下避水中

而腎水乾枯有火何以腎又有火無可容之地於是復上而病矣

是肺自病耶是邪病耶若是肺病肺氣歸肺不得為病若是邪病則爾必欲肺之邪藏於腎而後為不病乎

吐血論

問吐血多起於欬嗽欬嗽血者肺病也方家多以止嗽藥

治肺兼治血而不效何也曰諸書雖分咳血嗽血出於肺

咯血唾血出於腎余謂咳嗽咯唾皆出腎蓋腎脈入肺循

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故二臟相連病

則俱病而其根在腎

吐血五藏皆有獨肺為多偏要說皆腎病無肺病講論病源為濟世而設

每語必與古人相戾誠何心也○謂腎病必關於肺則可

下焦之血必由咳吐出也謂肺病必關於腎則不可上焦

之血不必從腰膂過也其所以專指為腎者不過欲獨用

六味八味嗟乎六味八味兩藥方耳不知與趙氏何恩每

病非此不治即使與此病毫無干涉必先將此病牽到腎

經然後用此二方其或斷斷不可牽者則以真陰真陽太

極概之夫陰陽太極則處處可假借者於是二方

不可須臾離矣故吾謂醫賈者亡明之妖書也 褚氏遺

書津液論云天地定位水位乎中人肖天地亦有水焉在

上為痰在下為水

遺書云在下為精今改為水與上文亦有水焉句如何接上

伏皮為

血從毛竅中出為汗可見痰也水也血也一物也此又失

意者褚氏明人身上下皆有水並非謂四者即一物也其動輒誣古人如此血之帶痰而出者

乃腎水挾相火炎上也既是一物則指為痰帶痰而出亦可耶惟六味地黃

丸獨補腎水如有咳嗽等疾及肺氣未清者亦禁用無此等則未嘗不可用也性不寒涼

不損脾胃久服則水升火降而愈又須用人參採肺肺氣上逆

咳嗽者補胃藥收功使金能生水蓋滋其上原也禁用

喘論

經云諸喘皆屬於上又云諸逆衝上皆屬於火故河間叙

喘病在於熱條下華佗云肺氣盛為喘活人書云氣有餘

則喘後世集證類方不過遵此而已獨王海藏辨云氣盛

當作氣衰有餘當認作不足肺氣果盛與有餘則清肅下

行豈復為喘以其火入於肺炎爍真陰衰與不足而為喘

焉盛衰二字誤解不得經云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故凡言盛者皆指邪氣凡言虛者皆指精氣然盛虛有二

種有外感及別藏之氣來乘而感者有本經之氣血結聚而感者有外感及別藏之邪消伐而虛者有本經之氣血

衰少而虛者病情不同治法亦異嗟乎盛衰二字極淺極易而醫者聚訟紛紜千古夢夢可勝長嘆所言盛

與有餘者非肺之氣也肺中之火也此何勞辨即如腎有餘豈指精多肝有餘

豈指血多耶至言肺中之火又屬一偏六淫之氣皆為有餘何但火哉海藏之辨超出前人

發千古之精奧惜乎起其端未竟其火之所由來愚謂火

之有餘水之不足也此專為要用六味然外來之火不必盡水之不足也陽之有餘

陰之不足也凡諸逆衝上之火皆下焦衝任相火出於肝

腎者也故曰衝逆腎水虛衰相火偏勝壯火食氣銷鑠肺

金烏得而不喘焉內經云腎者主水主臥與喘也喘何嘗不屬腎舍此明證反引支離之說愈無

頭腦但喘雖屬腎而因各不同治法亦異非六味一方所能盡耳須用六味地黃加門冬

五味大劑煎飲以壯水之主如上焦未清痰涎湧結服此非惟不能下達且氣逆涎升

終無愈期矣則水升火降而喘自定矣蓋緣陰水虛故有火有

火則有痰有痰則咳嗽咳嗽之甚則喘謂凡喘證只此陰虛一病六味一方

豈不當與前陰虛相火論參看

孟浪

喉咽痛論

喉與咽乃一身之緊關橐籥也經曰足少陰所生病者口渴舌乾咽腫上氣嗑乾及痛素問云邪客於足少陰之絡令人咽痛不可納食又曰足少陰之絡循喉嚨通舌本凡

喉痛者皆少陰之病

此又亂道靈素手足太陰足厥陰少陽足陽明手少陽少陰諸經皆有喉

咽之證今皆抹殺專指為腎經之疾然後可獨用六味八味真苦心也

但有寒熱虛實之分

少陰之火如奔馬逆衝到咽喉緊鎖處氣鬱結而不得舒

故或腫或痛也其證必內熱口乾面赤痰涎湧上其尺脈

必數而無力蓋緣腎水虧損

亦有實火者

相火無制而然須用

六味地黃門冬五味大劑作湯服之

喉痛之挾風火者十居八九即以滋膩酸

斂之藥投之百不一生如辛酉壬戌之間咽喉痛者十人而五不但服温燥之藥者立斃即清凉之藥而少加重濁者尚且不救余治以百數皆以辛寒清淡疎散之藥不失一人若依此方無一活者矣 又有色慾過度元陽虧損無根之火遊行無制客於咽喉者須八味腎

氣丸

若遇陽明有火者不立斃乎

大劑煎湯冰冷與飲使引火歸原庶

幾可救此論陰虛咽痛治法如此正褚氏所謂上病療下

也人之喉咽如曲突曲突火炎若以水自上灌下突爆裂

矣

如曲突之火已熾炎及屋宇安得不以水沃乎

惟竈牀下以盆水映之上炎即

熄此上病療下之一驗也

有急喉痺者其聲如鶻痰如拽鋸此為肺絕之候

此乃氣上脫之

證宜入類中風條非急喉痺急喉痺乃風火之證耳不得誤引且果係喉痺人參薑汁豈不立殆耶

速宜人

參膏用薑汁竹瀝放開服如未得膏先煎獨參湯救之服早十全七八次則十全四五遲則不救

眼目論

經曰五臟六腑之精皆上注於目而為之精腎藏精故治

目者以腎為主

明明說為之精則即眼之精矣明明說五臟六腑之精則五臟六腑各有精矣若指

腎藏精之精即是此精將目中之脂膏盡在腎中耶

目雖肝之竅子母相生腎肝同

一治也

併肝腎為一總要專用六味一方耳

又有陽虛不能抗陰者若因飲食失節勞役過度脾胃虛弱下陷於腎肝濁陰不能下降清陽不能上升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令人耳目不明夫五臟六腑之精皆稟受於脾土而上貫於目此精字乃飲食所化之精非天之元精也

內經明云五臟六腑之精皆上注於目而為之精又云目者五臟六腑之精也營衛魂魄之所

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其鑿鑿如此偏要說是脾上飲食所化之精反經背道已極至稟受脾土二句又是假造經

文用東垣益氣聰明湯

張子和云目不因火則不病白輪病赤火乘肺也肉輪赤腫火乘脾也黑水神光被翳火乘肝與脾也赤脈貫目火

自甚也能治火者一句可了亦一偏之見六淫之邪皆能傷目也但子和一

味寒涼治火余獨補水以配火亦一句可了若係邪火豈補水所能化

至於六淫七情錯雜諸證詳倪仲賢原機啓微此書甚好

而薛立齋又爲之參補深明壯水之主益火之原甚有益

於治目者也若係六淫則壯水之六味益火之八味何可用耶

口瘡論

口瘡上焦實熱中焦虛寒下焦陰火中焦何以必定虛寒豈無脾胃實火者下

焦何以必定陰火豈無各經傳變所致當分別而治之如

虛寒而逼陽於上者發熱作渴飲冷此實熱也輕則用補中益氣實熱反用升補重則

用六君子湯

實熱而至發熱作渴反用參朮橘半是何肺腸

飲食少思大便不實

此中氣虛也

亦有邪火作瀉者

用人參理中湯

大熱大補之藥用於口瘡之證其不

變為危險者亦鮮矣

手足逆冷肚腹作痛此中氣虛寒用附子理中

湯

此是口瘡兼證或是口瘡本證兼證者因口瘡誤治釀成此等敗證也本證者本有虛寒之證過火而成瘡也

此則不治瘡而治本不可以此為治口瘡之方也且口瘡治法多端豈寒熱虛實四字所能盡

晡熱內熱

不時而熱此血虛也用八物加丹皮五味麥冬

發熱豈宜用五味

發熱作渴唾痰小便頻數此腎水虛也用八味丸

作渴吐痰何得

用八味且小便數亦不盡屬虛寒也

日晡發熱或從少腹起陰虛也用四物

參朮五味麥冬不應加減八味丸

口瘡而日晡發熱則屬陽明矣以下兩方

皆不合且四物湯加入參朮雜亂無章非治口瘡之法又不應而忽改作八味丸則是以人試藥矣。按不應二字出之薛氏醫案薛氏治病每云某病余投某藥不應又改某藥又不應乃曰然則非此病矣又換某藥數十劑而愈如此極多明明是以藥試病矣幸而天命未絕能待換方而愈豈無不應之時不及換方而死且再換一方仍不應而致死者豈少哉蓋能鑿鑿審爲何病猶恐藥力不至不能有功况全然相反以藥試之耶醫案俚鄙庸陋遊移恍惚至薛而極後人猶奉爲模範何愚之甚也

附子理中耶蓋因胃虛穀少則所勝者腎水之氣寒亦何必腎水

之氣或因他藏或因本藏上盛則下虛上熱則下寒無一定也逆而承之反爲寒中脾胃

衰虛之火被迫炎上作爲口瘡經曰歲金不及炎火乃行復則寒雨暴至陰厥乃格陽反上行民病口瘡是也故用

參朮甘草補其土薑附散其寒

既成瘡則火已凝結不先散解降納而惟峻補助火

安有不危者乎則火得所助接引而退舍矣

消渴論

消渴之疾余有一說焉人之水火得其平氣血得其養何

消之有其間攝養失宜水火偏勝津液枯槁以致龍雷之

火上炎熬煎既久腸胃合消五臟乾燥令人四肢瘦削精

神倦怠故治消之法無分上中下先治腎為急

內經云心移熱於肺

傳為鬲消大腸移熱於胃善食而瘦謂之食亦則上中二消明明是心與大腸之火與腎無干反盡從腎治耶况腎火上衝之證往往不甚渴即渴亦不能多飲蓋腎中之火既上則下焦之湯衰陽衰則陰盛水為陰屬故不能多飲

也凡辨陰火實火之法俱視此
奈何欲用二方遂不及詳察耶
惟六味八味及加減八味

丸隨證而服降其心火滋其腎水則渴自止矣

或問曰下消無水用六味丸以滋少陰腎水矣又加附子

肉桂者何蓋因命門火衰不能蒸腐水穀水穀之氣不能

薰蒸上潤乎肺如釜底無薪鍋蓋乾燥故渴至於肺亦無

所稟不能四布水精並行五經其所飲之水未經火化直

入膀胱正謂飲一升溺一升飲一斗溺一斗

此是下消之證與肺又無

涉試嘗其味甘而不鹹可知矣故用桂附之辛熱壯其少

陰之火竈底加薪枯籠蒸溽稿禾得雨生意維新惟明者

知之昧者鮮不以爲迂也昔漢武帝病渴張仲景爲處此

方仲景是漢獻帝時人與武帝相去二百餘年明明可考乃造出此語何耶趙氏所談無往非夢而此則又夢之

最下經者至聖玄關今猶可想八味丸誠良方也瘡疽痊後及

將痊口渴甚者舌黃堅硬者及未患先渴或心煩燥渴小

便頻數或白濁陰痿飲食少思肌膚消瘦及腿腫腳軟口

齒生瘡服之無不效

經云諸痛瘡皆屬於火又云水液

陰血大傷作渴煩躁孤陽欲越乃反以辛熱逐水之藥速之死譬何深也

氣虛中滿論

中滿者證與鼓脹水腫無異何故屬之氣虛請得明言之

否曰氣虛者腎中之火氣虛也如此該腎自病矣中滿者中空似

鼓虛滿而非實滿也大略皆脾腎兩虛所致故治腫者先

以脾土為主須補中益氣湯或六君子湯溫補之水未去而補之

則補其水矣脾土旺則能散精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

精四布五經並行矣或者疑謂喘脹水滿而又加純補之

劑恐益脹滿必須補藥中加行氣利水之品方妙此說深

似得病情終非大方家體治病而講體統無恥已甚蓋肺氣既虛不可

復行其氣腎水已衰不可復利其水利邪水正所以衛正水猶之驅邪氣正所

以保正氣豈并腎精而亦利之耶純補之劑初時似覺不快過時藥力得

行漸有條理矣

至於補腎以治腫其說難明蓋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

若一事疏鑿則失之矣

當時禹亦何嘗不濬川鑿河哉據爾云必須補腎則禹當日祇日益

水之源

可矣 今人之治腎水者牽牛大戟粗工之小智正禹之

所惡也間有用五苓五皮者以為中正亦轉利轉虛腎氣

愈衰而愈不能推送矣故須用補腎經曰腎開竅於二陰

腎氣化則二陰通二陰閉則胃膈脹故曰腎者胃之關關

門不利故水聚而從其類也

可知要利關門不是要補關門也引來却正與爾相左

又曰腎主下焦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

可知以決瀆為主 膀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必待三焦之火化始能出也

內改

經文氣化二字為火化意在八味也孰知換此一字其弊遂百出乎經曰三焦病者氣滿小

腹光堅不得小便溢則水留而為脹

曰溢曰水留尚專於用補耶

惟張

仲景製金匱腎氣丸補而不滯通而不泄誠治腫之神方

薛立齋屢用屢效詳載醫案余依其案試之甚驗故詳著焉世有患此幸無誕之乎

金匱腎氣丸 白茯苓 附子 牛膝 肉桂 澤瀉

車前子 山藥 山萸 丹皮 熟地

中滿之病原於腎中之火氣虛不能行水此方內八味丸

為主以補腎中之火

八味為利水之劑說見前山藥茯苓澤瀉俱制土驅濕之藥而水為陰類

故以附子溫之肉桂通之惟生地黃肉桂為能滋潤以保腎陰然初起猶不即用須略加通利之後始用之而效此仲景製方之義也知腎氣丸為治水之藥即可知非全補真陽太極之藥若以此方治盡天下之病則是舉天下之病皆以治水腫之法治之矣思之能不自笑耶 則三焦有所稟命浩然之氣塞乎

天地

不必作如此大帽子

腎氣不虛而能行水矣內有附子肉桂辛

熱之品熱則流通又火能生土土實而能制水矣又有牛

膝車前二味最為切當方見金匱要略故名金匱腎氣丸

金匱並無車前牛膝乃後人所加亦後人所名也

又有一等純是陰虛者

下一純字專為要用六味而病情又失矣

其證腹大臍

腫腰痛兩足先腫小水短澀喘嗽有痰不得臥甚至頭面
皆腫或面赤口渴但其人飲食知味大便反燥醫見形腫
氣喘水證標本之疾雜用利水之藥而益甚不知陰虛三
焦之火旺與衝脈之屬火者同逆而上由是水從火溢火水

不能相合豈有水反從火溢者即有上積於肺而嗽甚則
之亦宜引火達下不得用純陰藥也

為喘呼不能臥散聚於陰絡而為跗腫隨五臟之虛者入

而聚之為五臟之脹皆相火泛濫其水而生病也五臟之

於火從無此論。腫脹用八味固是正治用六味則無此
理矣蓋水勢橫逆得純陰之品則陰氣益旺且無辛芳之
藥則水道必不能開但或遇陰虛之人則用藥忌太燥熱
耳此人治病六味八味不可缺一此論用八味而遺六味

則真陰又無著落所以幻出陰虛一種則六味仍不可缺六味有知亦感此周旋之德否以六味地黃加麥冬五味大劑服之滋之不足尚欲斂之不殺不休親試有驗故錄

噎膈論

內經曰三陽結謂之膈三陽者大腸小腸膀胱也太陽為三陽陽

明為二陽少陽為一陽此處三陽舊註指手太陽小腸足太陽膀胱言乃增出大腸來蓋誤以三陽為三陽經也

結結熱也大腸主津小腸主液大腸熱結則津涸小腸熱

結則液燥膀胱為州都之官津液藏焉膀胱熱結則津液

竭然而三陽何以致結熱皆腎之病也然則內經何以不云少陰結謂之膈

蓋腎主五液又腎主大小便腎與膀胱為一臟一腑腎水

既乾陽火偏盛熬煎津液三陽熱結則前後閉澹下既不

通必反于上直犯清道上冲吸門喉咽所以噎食不下也

何為水飲可入食物難下蓋食入於陰長氣於陽豈有食未下咽

之時陽氣已長之理乎反引動胃口之火故難入水者陰類也同氣

相投故可入水自然比食易下不必過高其說若胸中有痰飲者則食易下而水反難下矣口吐

白沫者所飲之水沸而上騰也既同氣相投何以又沸糞如羊矢者

食入者少渣滓消盡腸亦乾小而不寬大也本係腸枯非因食少王

太僕云食入即出是無水也食久反出是無火也無水者

壯水之主無火者益火之原王太僕只有寒之不寒是無水也數語今改作治翻胃法

以湊上六味八味二方我想其直須以六味地黃丸料大

劑煎飲久服可挽於十中之一二又須絕嗜慾遠房幃薄

滋味可也若曰溫胃胃本不寒何以必定無寒若曰補胃胃本不

虛此則又亂道矣爾論病必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何獨此純虛之證反曰不虛耶若曰開鬱香

燥之品開鬱亦不必專用香燥適以助火局方發揮已有明訓河間

劉氏下以承氣鹹寒損胃津液愈竭無如補陰此證多痰涎凝閉當

補陰者絕少焰光自滅

夢遺并精滑論

治以腎肝為主經曰陰陽之要陽密乃固陽強不能密陰

氣乃絕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夫所謂

陽強者乃肝腎所寄之相火強也所謂陰絕者乃腎中所

藏之真陰絕也腎為陰主藏精肝為陽主疎泄惟此處疎泄不係肝

也 是故腎之陰虛則精不藏肝之陽強則火不秘明明是腎中相

火偏要說是肝火凡肝火動者必上升而易怒今人每入房之時必火升而大怒耶以不秘之火加

臨不藏之精有不夢夢即泄矣薛立齋專用六味地黃以

補腎而治夢遺屢效縱有相火水能滋木水升而木火自

息矣倘有脾胃不足濕熱下流者以前丸為主煎服補中

益氣湯以升提之此又怪異之極者濕熱如何提得且既有濕又屬脾胃亦何可用六味也

論補中益氣湯

補中益氣湯 黃芪 當歸 人參 炙甘草 陳皮

升麻 柴胡 白朮

或問曰古今稱補中益氣湯爲萬世無窮之利其義云何

曰此發前人所未發繼仲景不倫河間而立意義深遠也世

人一見發熱便以爲外感風寒暑濕之邪非發散邪從何

出又不能灼見風寒暑濕對證施治乃通用解表之劑雜

然並進因致斃者多矣東垣深痛其害創立此方以爲邪

之所湊其氣必虛內傷者多外感者間或有之辨在前立此方以治

內傷而兼外感者何等平常必云天下竟無外感之病則亂道矣此人每舉一方必要說此方能治盡天下之病不必更用別方縱有外邪亦是乘虛而入但補其中益其氣是何等肺腸

而邪自退不必攻邪

將歷古治病之方一齊刪却

攻則虛者愈虛而危

亡隨其後矣

攻邪不是攻正何以虛者愈虛

倘有外感而內傷不甚者即

於本方中酌加對證之藥而外邪自退所謂仁義之師無

敵於天下也

仁義之師亦非竟不用兵也

或問曰余見先生動輒以先天後天立論余攷之易中先天後天之圖乾南坤北離東坎西等卦位於醫中甚無所合而先生屢言之不已其義云何曰怪乎子之問也余所

謂先天者指一點無形之火氣也以火氣為先天其玄妙如此後天者

指有形之體自藏府及血肉皮膚與夫涕唾津液皆是也

既曰先天此時天尚未生何況有乾南坤北八卦對待之

圖乎先天在天未生之前却不知到在人腹中專恃八味養之豈非夢境曰然則伏羲此圖

何為而設也余曰此非先天之圖乃中天八卦之圖歷古無中

天之圖造出此名以遷就自己亂道此等直是無人心者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日出乎

東水源乎西以水對日亦是怪論風雨在天上山雷在地下人與萬

物位乎中予嘗見誰不見邵子排列如此有先天八卦數其

當今所用者止一文王後天圖誰用此出乎震齊乎巽相見

乎離致役乎坤悅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乎艮以春秋
晝夜十二時相配因以定陰陽決生死推而天文地理星
相醫卜無一不以此圖為則至於先天者無形可見前圖何以

無形可見後天圖之有形可見在何處種種欺人胡說即易中帝出乎震之帝神也

者妙萬物而為言之神是也此二句却是文王後天圖之語又與上文先天圖說不合

帝與神即予先天要論中所稱真君真主本係無形何以反出

在後天圖說內不得已而強立此名以為主宰先天之體以為流

行後天之用東垣先生獨會其宗而以補中益氣方中用

柴胡升麻者正以升發先天之氣於脾土之中先天之氣前要用六

醫貫

味八味則云在腎中此要用補中益氣則云在脾土中况
先天之氣立於天尚未生之前獨升麻柴胡足以左之右
之真乾坤在
手之神技也
真萬世無窮之利余所以諄諄為言也若飲

食失節寒温不適脾胃乃傷喜怒憂恐損耗元氣脾胃氣

衰元氣不足而火獨盛火者陰火也起於下焦元氣之賊

也壯火食氣少火生氣火與元氣不兩立

必要將火滅盡元氣方存豈非

胡說一勝則一負脾胃氣虛則下流肝腎名曰重強

何以虛則反下

流且流去是何物內經重強二字亦不如此講經云脾脈
太過則令人四肢不舉其不及則令人九竅不通名曰重
強此乃指脾之病脈言脈病則五臟
皆不和順也何嘗指下流肝腎耶陰火得乘其土位故

脾證始得則氣高而喘身熱而煩脈洪大而頭痛或渴不

止其皮膚不任風寒而生寒熱又雜外感之證蓋脾胃之氣下流

使穀氣不得升浮是春生之令不行句句不連貫皆學舌語也則無陽

以護其營衛衛即衛身之陽氣也如何反要脾胃之氣為衛遂不任風寒而生寒

熱此皆脾胃之氣不足所致也

傷寒發熱拂拂如羽毛之熱熱在皮毛三陽俱有壯熱之證若陽明則熱在

肌膚為尤劇如內傷者肌體壯熱捫之烙手內傷雖熱總不如外感之

甚如何反右手氣口脈大於左手人迎三倍此又亂道脈大三倍是關

以爲極熱格之脈危證其氣口脈急大而數時一代而濇代脈亦是危證安得

矣豈內傷乎內傷即現此脈且濇是肺之本脈代是氣不相接乃脾胃

脈亦不可派定也

不足之脈大是洪大洪大而數乃心脈刑肺急是弦急乃

肝木挾心火克肺金也其右關脈屬脾比五脈獨大而數

數中時顯一代此不甚勞役是飲食不時寒温失所以鑿

擊派定 如此 胃脈損弱隱而不見惟內顯脾脈如此 以上語語不接說內

傷肺又俱說肺金 受尅絕無頭緒 若外傷則人迎脈大於氣口也

或問曰丹溪云東南之人陽氣易以升不可服補中益氣

湯當今江以南之人果盡不當服乎曰東南指人之臟腑

而言也 何不云東南之臟不可服補中益氣湯耶然則肺 腎謂之西北人矣作此語者其臟腑殆無人氣

其上盛者必下虛其腎氣大虛矣急須填補北方先天

之元氣為要總而言之先天後天不得截然兩分上焦元

氣不足者下陷於腎中也

元氣本不在上焦即使上焦亦有元氣如何陷入腎中

當

取之至陰之上下焦真陰不足者飛越於上部也

陰氣如何能飛

越焉可不引而歸原耶

引陰歸原從未前聞

是以補中益氣湯與腎

氣丸並用

即前怪法

朝服補陽暮服補陰互相培養

傷飲食論

大凡元氣完固之人多食不傷過時不飢若夫先因本氣不足致令飲食有傷矣尅削之藥一用飲食雖消但脾既已受傷而復經此一翻消化愈虛其虛明後日食復不化

猶謂前藥已效藥力欠多湯丸並進展轉相害羸瘦日增

良可悲哉

消化之藥原不
教人長服也

余痛此弊因申言之凡太平丸

保和丸肥兒丸之類其名雖美俱不敢用蓋名之美者其

藥必惡

然則陷胸抵當等名皆大補之劑
而天真大造等方皆傷生之藥耶

故以美名加之

以欺人耳目非大方家可用也

古人立此名專為欺人而
設不知古人與後世何讐

欲騙人入其个中耶大方家以其名之美
不可用然則大方家所用皆惡名之方耶

夫有醫術有醫

道術可暫行一時道可流傳千古

道中無術術中無道瀉
藥是術補藥是道一時

之人不妨瀉千古之人必須補不
知其心何若而能作此不通之談

有古方有今方有聖方

有俗方余以為今人不及古人不敢自立一方

六味八味
二方已足

用原不必
史立方也
若脾胃惟東垣爲聖選而用之以調中益氣補

中益氣二方出入增減真知其寒物傷也本方中加熱藥

如薑桂之類熱物傷也加黃連之類真知有肉食傷也加

山查數粒酒食傷也加葛花一味隨證調理

二方誠有用處然謂必要

二方加減則怪談矣此東垣之法方士之繩墨也然以寒治熱而熱

不去以熱治寒而寒不除奈何經曰寒之不寒是無水也

熱之不熱是無火也壯水之主益火之原此東垣之未及

也治脾胃原不專講寒熱蓋飲食勞倦所謂不內外因與壯水益火何涉蓋一時偶不及說到六味八味忽然記

起遂著此
二語耳
如有食填太陰名曰食厥者上部有脈下部無

脈不吐則死

此語出難經謂上部有脈下部無脈者若其人有吐病則不死蓋吐則氣逆上湧所以下部

部暫時無脈吐定之後氣平而脈自復非謂無脈之人必令其吐也又並非指食厥而言况食厥證又未必下部無

脈者句皆誤

急以陰陽鹽湯探吐其物即愈如有食積腸腹絞

痛手不可按者不得不下

食未消化如何即下

審知其為寒積必用

巴豆感應丸

何不用八味加下藥

審知其為熱積必用大黃承氣湯

何不用六味加下藥

下之不當死生立判慎之哉

人身水火原自均平偏者病也火偏多者補水配火不必

去火水偏多者補火配水不必去水

凡人身水火有虛實二種實火者外來之

邪火與臟腑偏盛之火也虛火者陰氣衰少而火覺有餘也惟水亦然若陰氣並未虧而外來實火及臟中浮火自

此亦補陰以配之將配到幾千百分而後平
耶宜其治傷寒陽明壯熱等疾皆用六味也
譬之天平此

重即彼輕一邊重者只補足輕之一邊决不鑿去馬子蓋

馬子一定之數今人欲瀉水降火者鑿馬子者也
據爾亦知馬子

一定若一頭物重
必要增馬子耶

或曰正當胸膈飽悶之時數日粒米不下陳皮枳殼木香

烏藥日夜吞咽尚且不通復可補乎曰此正因初先不知

補益擅用發散尅伐太過虛痞之病也經曰
下文經語皆是自造無忌

憚已極想彼料天下人
斷無看內經者故耳下焦虛乏中焦痞滿欲治其虛則

中滿愈甚欲消其痞則下焦愈乏庸醫值此難以措手疏

啓其中峻補其下少用則邪壅於上多用則峻補於下所謂塞因塞用者也善用者能以人參一兩或七八錢少加升麻一錢反用升提且二味亦不成方大劑一服卽愈此內經之妙用內經何嘗有此方不可不知也

中暑傷暑論

中暑者面垢自汗口燥悶倒昏不知人背冷手足微冷或吐或瀉或喘或滿是也當是時切勿便與冷水或臥冷地如行路暈死者卽置日中熱地上以小便溺熱土上取熱土覆病人臍上急以二氣丹同蘇合香丸湯調灌下如無

二氣丹研蒜水灌之亦可蓋中傷暑毒外陽內陰諸暑藥多用暖劑如大順散之用薑桂枇杷葉散之用丁香蒜亦辛熱之物又蒜氣臭烈能通諸竅也

中暑用熱又是暑中之一證千不得一或

因好涼太過或其人本屬虛極或因暑邪入中汗出太過陽越於外古方仍有用辛熱者然必審其沉寒之脈證全具方可一用乃以為暑證盡然則殺人如麻矣此人凡論一病必以此病中之極少者立論真可恨也

傷暑而苦頭痛發躁惡熱捫之飢膚大熱必大渴引飲汗

大泄齒燥無氣以動乃為暑傷氣蒼朮白虎主之

有暑而無濕者

蒼朮亦不可用若人元氣不足用前藥不應惟清暑益氣湯或補

中益氣湯為當

自汗多而氣上反用升柴熱氣未清反用參朮與爾何仇必欲殺之

大抵夏

月陽氣浮於外爾亦知陽浮何陰氣伏於內若人飲食勞

倦內傷中氣或酷暑勞役外傷陽氣者多患之法當調補

元氣為主暑氣未清而補即補暑矣夏月服補而卒而佐

以解暑若陰寒之證用大順散桂附大辛熱之藥此內經

舍時從證之良法內經何嘗不可不知

清暑益氣湯 黃芪 蒼朮 升麻 人參 白朮

陳皮 神麴 澤瀉 甘草 黃柏 葛根 青皮

當歸 麥冬 五味雜出不倫古人製方之義

白虎湯 石膏 知母 甘草 人參 糯米此是白虎

加人參湯

不得祇名
白虎湯

此方是暑月熱病發熱之正方

白虎湯仲景治傷寒汗後裏熱

等證加人參名人參白虎湯治汗後表解大渴之證金匱亦借以治太陽中暍之證乃隨手錄一方而有數誤焉非治暑正方一也以白虎加人參湯指為白虎湯二也以粳米改糯米三也以為祇夏月可用餘月不可用四也其每動必誤如此

濕論

東垣曰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又曰在下者引而竭之聖人之言雖布在方策其不盡者可以意求耳夫濕淫從外而入裏若用淡滲之劑是降之又降乃復益其陰而重竭其陽利濕如何是益陰竭陽豈濕氣是陽耶則陽氣愈消而精神愈短矣

是陰重強陽重衰反助其邪之謂也濕而利之是助何邪故用升陽

風藥卽瘥以羌活獨活柴胡升麻各一錢水煎熱服四味風藥

亦不成方大法云濕淫所勝助風以平之又假造內經經云濕淫所勝平以苦熱佐

以酸辛以苦燥之以淡泄之正上文淡又曰下者舉之下

滲利水之義乃捏出此怪語是何肺腸又曰下者舉之下

舉之爲正氣下陷則得陽氣升騰而愈矣又曰客者除之提之非欲舉濕也

是因曲而爲之直也利水卽是除客反要提在上焦將何以除之耶曲直二字亦糊塗夫

聖人之法可以類推是舉一而知百也有脚氣類傷寒者發熱惡寒必脚脛間腫痛俱從濕治脚氣大段因濕爲多然治法亦不一也

有濕熱發黃者當從鬱治凡濕熱之物不鬱則不黃禁用

茵陳五苓散

茵陳五苓治濕之正方也凡古人相傳治病

蔬下之則加減法也或米或麥之不同則審用法也更或五果五菜之單食則變通法也若謂古方不可用則猶云凡飢者禁食五穀服者十不一生也嗟乎是尚得為人言哉 凡見用茵陳五苓散者十

不一生

仲景殺過幾人

當用逍遙散方見鬱論

予一日患陰丸一个腫如鴨卵發熱以濕熱證治之不效

細思之數日前從定海小船回有濕布風帆在坐下比上

岸始覺以意逆之此感寒濕在腎丸也乃用六味地黃加

柴胡吳萸肉桂各一錢獨活五分

知其為濕仍必用六味又必柴胡此理莫解至

服此而病倖愈者蓋一時輕疾得茱萸肉桂一服熱退再獨活等辛散之藥自然六味不能為害耳

服腫消後有患偏墜者此方多效

瘡論

或問曰經云夏傷於暑秋必病瘡前人雖備言之旨殊未

暢蓋明示諸曰不發於夏而發於秋此亢則害承乃制子

來救母之義

內經瘡論言之甚詳不容再贅一語偏要扯出六節氣位亢害承制之論以欺人又全然

不曉其義豈不汗顏

蓋暑令當權君火用事肺金必受傷尅火位之

下水氣承之腎水為肺之子因母受火傷子來承之

如此則瘡

乃肺病而寒熱則心腎交戰之病也亂道無理一至於此

以制火救母於是水火相戰

陰陽交爭大勝則大復小勝則小復此陰陽勝復之常理

瘧之所由作也然而有病有不病者蓋邪之所湊其氣必

虛故其人元氣不固者暑邪得以承之所以治瘧以扶元

氣為主

瘧邪方熾如何扶元且爾所謂扶元必是六味助了腎水以滅君火火氣從此大敗其人遂終冷不

熱奈何奈何

發在夏至後處暑前者此三陽受病傷之淺者近而暴也

發在處暑後冬至前者此三陰受病

陰陽受病之故內經言之甚悉何嘗以時

之前後傷之重者遠而深也

至於陰虛者其寒熱亦與正瘧無異而陰瘧中又有真陰

真陽之分

先做六味八味地步

人所不知經曰晝見夜伏夜見晝止

按時而發是無水也晝見夜伏夜見晝止倏忽往來時止

時作是無火也又假造經文以寒熱準者皆是無水不準者皆是無火豈非亂道無水者

壯水之主以鎮陽光六味湯主之無火者益火之原以消

陰翳八味湯主之二方豈是治寒熱之藥非但作書者可厭即辨者亦可厭矣世患久

瘡而不愈者非瘡不可愈乃治之不如法也丹溪云夜發

者邪入陰分宜用血藥引出陽分當歸川芎紅花生地黃

柏治之亦未及真陰真陽之至理徧攷諸書瘡論並未

露其意天下之病盡用六味八味千古只有爾獨得之秘非但治瘡無人能得此意也且余常試

有神驗故特表而出焉

痢疾論

世有瘧後痢者亦有痢後瘧者夫既為瘧後發洩已盡必

無暑熱之毒復為痢疾

瘧邪未清中氣復虛邪從內陷此正暑毒陷入臟腑之疾最為險證

也此是元氣下陷脾氣不能升舉似痢非痢也

非痢將指為何病

既為痢後下多則亡血氣又隨痢散陰陽兩虛陽虛則惡

寒陰虛則惡熱故寒熱交戰似瘧非瘧也

雖係氣血兩虛既復寒熱交爭

則是邪仍向外仲景傷寒論中凡陰病轉陽皆易愈之候此乃痢轉為瘧病屬可治若不指為瘧竟作陰虛陽虛論則久病壞證死期將至亦非補中益氣所能愈也則俱作虛論俱用補中益氣加

溫補其病自愈

細閱此書何必嘵嘵著成數卷只兩言括之曰陰虛用六味陽虛用八味足矣讀者

亦不必終帙只記二方而千聖之妙訣已傳濟世之良法
已盡所以天下庸醫一見此書無不狂喜以爲天下有如
此做名醫之捷徑恨讀之猶晚也殺人之法從此徧天下
矣嗟乎無源亂道何地無之原不足與辨因晚村輩力爲
崇奉而流毒遂無盡故作書者
之罪小而表章者之罪大也

醫貫砭卷下終